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定 盒 文 集

(一)

龔 自 珍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定 盒 文 集

(一)

撰 珍 白 雲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 刻定盦文集緣起

定盦文集上中下三卷。又續集四卷者。仁和龔禮部之所作也。係禮部手寫定本。亂後是書流閩中。其友曹竹書從他人轉輾假錄得之。初甚祕。後踵門索觀者衆。日不暇給。屬余出資付剞劂氏。校讐之役。皆竹書獨任。余意在成人之美。但有解囊相助。功過所不計也。惟是書經數手傳鈔。又潦草寫定。舛譌知必不免。且無善本可校。其亦可以已矣。然則竹書曷爲必鋟諸板乎。曰。是將以杜塞夫人之求之者。竹書爲設一例。曰。不敢妄爲增損。有明知其不譌。而無目人所強爭者。固仍之。卽明知其必譌。而有目人所共議者。亦姑仍之。蓋木穀梁子傳疑傳信之義耳。刪去少作四篇。亦禮部志也。又與江子屏箋。書杭大宗逸事二篇。係後續得者。此外無一字焉。禮部之文。千秋自有定論。余又何庸贅一辭。錢唐吳煦謹識。

## 定盦文集題辭

士君子負嶽崎磊落之才。睥睨一世。或數十年而一見。或數百年而數數見。抑或數百年而僅乃一見。要皆因乎氣數之升沈。時勢之遷變。迭爲乘除者也。若夫彼蒼鄭重愛惜之人。其尤特異者。將必故吝其生。不使遽降於世。遲之又久。以俟大聖人出。熏沐釀化。翊扶景運。蓄其經術文章。與名儒碩彥。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彼亦嘗欣欣然自喜。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奮乎百世之上。俯乎百世之下。幾不知宇宙之如此其寥廓也。則將曰。天不生我於前之世。又不生我於後之世。何以至今日。倏然而有我。豈無意哉。我既有此。不先不後之身。與萬物相見。則天之待我也良厚矣。我其可自暴棄也歟。遂乃沈酣六籍。饜飫百家。大聲發於天地間。而汪洋恣肆。浩乎其無涯。渺乎其無際。而莫知其所終極。故處則閉戶著書。索解人而不得。藏之名山大川。傳諸其人。其言若金玉。日與樵夫牧豎。獻歌於山巔水涯之側。祕之弗爲外人道。出則陳謨納諫。貢箴獻頌。登於明堂。其言見諸措施。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以慰其霖雨蒼生之願。山林廊廟。兼而有之。其人其文。卓然大家。宜其上下五百年。而獨有千古。嗚呼。天之生才。不亦難乎。蓋慎之又慎矣。姑降格以求。在天。則雲霞雷電之變幻不測。雨露風霜之間代靡窮。在地。則層巒疊嶂。

之青縹。時隱時見。長江大河之波瀾。忽起忽滅。於飛鳥。則翰雞鵬雉之文采。於走獸。則黃熊赤豹之彪炳。於蟲魚。則錦鬣文鱗。紫貝綠甲之鮮新。蠶繭蠶蜜。蜨九龍絲之工巧。草則萑蒲薜荔。聽耳而明目。伏苓萊萸。延年而耐老。木則桃李杏某。吐華而垂實。杞梓松柏。應用而阜村。此固世間恆有之物。未足爲奇也。求其如甘雪景星。醴泉鬯艸。雲五色而成霽。河三日而變清。鳳鳥之舒九苞。應六律。鯢魚之吸雲霧。薄滄溟。羊一角。狐九尾。麟趾褭蹄。騄駼徵籙。麥兩歧。禾同采。靈芝奇木。渙礪移符。萸英應月。以成朔望。蓬蒿生風。以易炎涼。旗飾蛟騰。犀照雞駭。朱英環帶。紫脫笏。赤雀啣丹書。元龜負綠字。熊熊炎炎。爛爛斑斑。天文地人文。順資設。夫參離象革。太平以瑞。應臻百福。雖以仁聖之世。不屢見。然亦未始不一見也。今夫挺然不世出之人。殊尤而絕類。當國家隆盛之時。適生其際。亦若是而已矣。乃求之漢魏。求之南北朝。求之唐宋元明。而卒無有。雖有亦僅見。蓋數百年來。於師友之間。得兩人焉。一曰仁和龔君定章。一曰邵陽魏君默深。定章天下之奇才也。尤卓犖有英氣。武林山水。靈秀甲寰宇。發源於歙之黃山。而錢唐江所自出。連延數百里。結而爲郡西之天目山。一支磅礴。走東南。挾浮溪之水。與紫溪合流。過桐廬縣而入於江。龍飛鳳舞。盤屋鉤盤。夷洒邐迤。乍合乍分。若斷若續。西受新城之葛溪。東合浦陽江水而迅焉。以達於會城。成東南一大都。聚生是邦者。多英姿挺拔之士。定章翹然獨秀。抗先哲而冠羣賢。非徒以地氣也。蓋亦有天象焉。吳越於分野。值斗牽牛女。當星紀之次。定章於乾隆五十有七年七月戊戌朔。越五日壬寅。生於

郡之東城。與鄭康成生漢永建之二年七月戊寅。其日同也。星紀承河漢下流衆水之所歸。當此之月。宵中垂象。仰在天之文章。感作人於壽考。其鍾毓也奇。則其稟受也竺。君平生著述等身。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足以繼往開來。自成一家言。天人性命之奧。則取法於易。帝王政事之大。則取法於書。美惡勸懲之義。是非褒貶之條。則取法於詩。與春秋。驗家國之興亡。知人物之臧否。則必徵諸三傳。考典章之明備。審制度之精詳。則必徵諸三禮。以及遺聞軼事。故書雅訓。則又雜采於周秦傳記之書。其雄辭偉論。縱橫而馳驟也。則似孟似莊。其奧義深文。佶屈而聳牙也。則似墨似騫。其義理精微。辭采豐偉。或守正道之純粹。或尚權謀之詭譎。則又似荀似列。似管似晏。他如韓非。慎到。吳起。孫臏。尹文。尸佼。屈原。呂不韋。燕太子丹。趙公孫龍。尉繚。關尹。鷦冠。鬼谷之倫。雖各分門而別戶。亦皆殊途而同歸。卓哉斯人。其諸通天地人而爲儒者歟。曩者道光甲申之歲。余入市閱書。邂逅於僻巷。不及通姓名。瞪目視良久。若有心契者。執手談文字甚歡。始與訂交。盡棄余向所學者而好讀定盦文不少衰。朝取一編焉。通其意。莫取一編焉。玩其辭。明年復因定盦而交。默深三人者。遂相視爲莫逆。余慕定盦之爲人。與其所爲文者。久欲一見。不可得。乃求之寤寐。而終莫慰余懷之渺渺。何圖卒然遇之。而令人賦蔓草之詩不置也。始余獲見其文。如上擁山巖空青珊瑚。侈之施諸采色。可備黼黻文章之用。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鬱之酒。芬芳條達。甘旨醕醑。如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古豔古香。摩挲不去手。如壞孔子宅。壁中聞

有琴瑟鐘磬之聲。移宮刻羽。有招我由房之樂。如投九重之淵。探驪龍之頷下。而獲其巨珠。縱千金而易。匪一簞之可遺。豈徒以妙色和聲。美味好臭。怡神而蕩魄哉。今距定盦之卒。且二十餘年。余重讀其文。猶旦暮耳。定盦往矣。定盦之文。如水火之在天壤間。未嘗一日無者也。後之人苟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如嘗海一滴。而知其味之鹹。取火一星。而知其性之烈。若余之朝吟夕詠。而不忘夫定盦者。其亦海之一滴。火之一星也。夫。同治七年閏四月吉日。仁和曹錕謹箋。

# 定盦文集目錄

## 卷上

寫神思銘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釋風

別辛丈人文

崑山徐尙書代言集序

送歙吳君序

海門先畱陳君祠堂碑文

與人箋三

## 卷中

家塾策問

定盦文集 目錄

燕昭王求仙臺賦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八

黃山銘

皇朝碩輔頌序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送夏進士序

與人箋一

與人箋四

陳碩甫所箸書序

平均篇

乙丙之際箸議第七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九

哀忍之華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農宗

與人箋二

答人求墓銘書

西域置行省議

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

蒙古象教志序

蒙古水地志序

蒙古臺卡志序

蒙古鑿類表序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

與人箋

卷下

五經大義終始論

宋先生述

擬上今方言表

知歸子讚

定盦七銘

與江居士箋

戒將歸文

發大心文

定盦續集

卷一

說京師翠微山

說昌平州

說天壽山

說居庸關

說張家口

說宗彝

說庵

說刻石

說碑

說衛公虎大敵

太史公書副在京師說

京師樂籍說

說月晷

宥情

涼燠

論私

尊命

抱小

尊任

尊史

尊隱

卷二

古史鉤沈論一

古史鉤沈論二

古史鉤沈論三

古史鉤沈論四

壬癸之際胎觀第一

壬癸之際胎觀第二

壬癸之際胎觀第三

壬癸之際胎觀第四

壬癸之際胎觀第五

壬癸之際胎觀第六

壬癸之際胎觀第七

壬癸之際胎觀第八

壬癸之際胎觀第九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二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四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五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六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七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八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六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七

乙丙之際塾議第二十

乙丙之際塾議第二十五

述思古子議

保甲正名

地丁正名

撰四等十儀

祀典雜議

答人問關內侯

卷三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病霖館記

長短言自序

商周彝器文錄序

升平分類讀史雅詩自序

干祿新書自序

錢吏部遺集序

江左小辨序

江子屏所著書序

袁通長短言序

上海張青瑯文集序

金儒人畫山水序

上海李氏藏書志序

江南生橐筆集序

阮尙書年譜第一序

陸彥若所著書序

張南山國朝詩徵序

續溪胡戶部文集序

邵子顯校栞婁東雜箸序

懷寧王氏族譜序

禮部題名記序

四先生功令文序

送徐鐵孫序

識某大令集尾

序嘉定七生

卷四

王仲瞿墓表銘

工部尙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

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官丁公神道碑銘 明按察司僉事金君石闕銘

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兩廣總督諡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代阮中堂

刑部主事番禺黃君妻周慕碣銘

徐泰母碣

孔憲彝母碣

朱孺女碣

潘阿細碣

京師悅生堂刻石代宋經歷

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象記

金侍御妻誄

最錄南唐五百字

記王隱君

吳之壠

書果勇侯入覲

書番禺許君

書葉機

書金伶

松江兩京官

縱難送曹生

臣里

廬之推

捕蛾第一

捕熊熊鴟鵂豺狼第二

捕狗蠅螞蟻蚤蟹蚊虻第三

定盦文集補

續錄

文八首

蒙古字類表序

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總序  
蒙古冊降表序

上清真人碑書後

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

支那古德遺書序

重輯六妙門序

重栞圓覺經略疏後序

餘集古今體詩

破戒草上卷

破戒草之餘下卷

續集雜詩

三百十五首

別集詞選

無着詞

懷人館詞

影事詞

小奢摩詞

庚子雅詞

定盦文集補編

卷一

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

論京北可居狀

與人論青海事書

講案此書即正集卷中末篇之與人  
牋粵東全經閣刊本重出今不補

卷二

北路安插議

御試安邊綏遠疏

上大學士書

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

主客司述略

蒙古寄爵表序

青海志序

烏梁海表序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卷三

釋魂魄

辯知覺

闡告子

六經正名

六經正名答問一

六經正名答問二

六經正名答問三

六經正名答問四

六經正名答問五

志寫定羣經

說中古文

家塾策問一道

最錄穆天子傳

最錄列子

最錄司馬法

非五行傳

與陳博士箋

表孤虛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最錄尚書考靈耀遺文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最錄急就

最錄中論

最錄歸心篇

最錄神不滅論

最錄李白集

書蘇軾題臨皋子帖後

最錄平定羅刹方略

漢器文錄序

鏡錄序

瓦錄序

說印

葛伯仇餉解

卷四

定齋八箴

大思箴

削成箴

勇言行箴

石言

附與江子屏牋

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詔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

顧學士像題辭

與人箋

極思箴

童心箴

文體箴

紙塚銘

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

曹尚志碣

爲家大人丙辰同年祭江西巡撫陽湖吳公文

杭大宗逸事狀

問經堂記

志未逮箴

懷我生之先箴

天琴頌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 定盦文集

## 卷上

仁和龔自珍璵人饌

### 寫神思銘

夫心靈之香較溫於蘭蕙。神明之媚絕嫿乎裙裾。殊呻窈吟。魂舒魄慘。殆有離故質絕言語者焉。鄙人稟賦實冲。孕愁無竭。投閒簞乏。沉沉不樂。抽豪而吟。莫宣其緒。欹枕內聽。莫訟其情。謂懷古也。曾不睽乎詩書。謂感物也。豈能役乎輦輅。將謂樂也。胡迭至而不和。將謂哀也。抑婁襲而無疾。徒乃漫漫漠漠。幽幽奇奇。覽鏡忽唏。顏色變矣。是知仁義坐忘。遠慚淵子之聖。美意延年。近謝郇生之哲。不可告也。矧可療也。爲銘以寫之。銘曰。熨而不舍。雙子其涼。咽而復存。媚子其長。戒神毋夢。神乃自動。黯黯長空。樓甃萬重。樓中有鏡。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爲春星。其境不測。其神習焉。峨峨雲王。清清水仙。我銘代紘。希聲不傳。千春萬年。

### 燕昭王求僊臺賦

燕昭王登虛西郊之臺。郭隗侍前。劇辛侍後。望氣之徒咸在左右。淫雨久極。踈澌汨汨。泥泥沒沒。萬民蹙額。燥風枯人。大川生塵。晦晦蠢蠢。渴我萬民。重以三門六衢上。輦繭車下。不通清渠。百腥塞填。七竅不得以甦。舒萬民勲荼。於是王乃凭筐而望之。有氣自東南隅來者。冉冉兮若青雲之始翔。藹藹兮若初日之未央。始凝睇於山隅。纖纏結乎城岡。僂星辰。招鸞羣。卽之溫溫。吸之英英。外澤淳氣。中含幽光。胡觸手而盤拏。忽值吐其耀芒。手攬之而纏綿。乃颺去其無方。王使下臺求之。三返而無見也。於時燕國之徒。搢紳大夫。西秦南楚。韓魏趙之上卿客儒。感斯氣也。盎然而和。愔然而靈。眩者遇之而明。瞽者遇之而精。朝不噉者遇之而飽。夕醉者觸之而醒。燕王神思屏然。穆若有聞。以屬大夫。上大夫樂毅起對曰。斯殆仙者氛歟。臣聞有道之國。至德之君。則是氣從而降之。蓋山川所以福祥吾君。與謀休光玉體之令問者。於是乎聞之。昭王色喜。羣臣上壽起賀。上大夫毅乃重曰。斯氣也。浩蕩兮無極。淒迷兮不識。胎乎無始之鄉。醺乎自然之域。巫陽招之不能降。馮相禳之不能息。接晤之而如眞。求燁焉而無質。善能入城市而變化兮。又委隨乎邑國。譬兮若海鳥之轢秋雲。宛兮若女手之弄白雪。抱之兮若冬雷之不可親。思之兮若春女之不忍別。徒欲求之。羣代馬而影迷。亂燕闌而香失。願王嬋媛其心。令聞孔嘉。殖鮮道德。樂餌雲霞。澹二帝之制作兮。思三皇之所華。儼王之神。凝王之聰明。以引王之眞。斯氣必且復見。乃擊磬而歌曰。王國之福。四方是則。王國之和。四方攸歌。使王夜擁燕女。不若斯氣之翔媚於宇。使王晝夢召公。不如斯氣之鬱淵。

於宮。王曰善。遂率羣臣致齋。更其宮曰齋靈之宮。名其臺曰求僊之臺。

平均篇

龔子曰。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尙也。其遂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醴然。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降是則勺者下僊矣。卮者上僊矣。又降則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跽。石而浮。則不平甚。涸而跽。則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爲遂初。則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則龔然喙之矣。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瘳遠。則亡瘳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中易。王者欲自爲計。盍爲人心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貧者跼。富者安。貧者日瘳傾。富者日瘳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嗇吝。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爲兵燹。爲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子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爲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卽至喪天下。嗚呼。此貴乎操其本原。與隨其時而劑調之。上有五氣。下有五行。民有五醜。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淳焉決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禮。歲終太師執律而告聲。月終太史候望而告氣。東無隄水。西無隄財。南無隄粟。北無隄土。南無隄民。北無隄風。王心則平。聽平樂。百僚受福。其詩有之曰。秉心塞淵。騷卼三千。王心誠深。

平。畜產且騰躍衆多。而況於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馬歛沙。皇人威儀。其次章曰。皇之澤。其馬歛玉。皇人受穀。言物產蕃庶。故人得肆威儀。茹內衆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東有隋水。西有隋財。南有隋粟。北有隋土。南有隋民。北有隋風。王心則不平。聽傾樂。乘歌車。握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積重輕者。而變易之。其詩有之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陽。言營度也。故積財粟之氣滯。滯多霧。民聲苦。苦傷惠。積民之氣淫。淫多雨。民聲囂。囂傷禮義。積土之氣耗。耗多曰。民聲濁。濁傷智。積水積風。皆以其國瘡昏。官所掌也。且夫繼喪亡者。福祿之主。繼福祿者。危迫之主。語百姓曰。爾懼兵燹乎。則將起其高。曾於九京而問之。懼荒饑乎。則有農夫。在上之繼福祿之盛者。難矣哉。龔子曰。可以慮矣。可以慮。可以慮。可以慮。不可以驟。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是其諄也。民固未知貿遷。未能相有無然。君已懼矣。曰。後世有道。吾民於富者。道吾民於貧者。莫如我自富貧之。猶可以收也。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堯固甚慮民之識知。莫如使民不識知。則順我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還。何底之有。彼富貴至不急之物。賤貧者。猶且筋力以成之。歲月以靡之。舍是則賤貧。且無所託命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邨。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妖之肆。若男子咿唔求爵祿之肆。若盜聖賢市仁誼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賈。有梟商。有賢桀。其心皆欲併十家五家之財而有之。其智力雖不逮。其號既然矣。然而有天下者。要之則非號令也。有四挹。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

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詩曰。挹彼注茲。可以餽餽。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歲。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細言不畏。浮言不畏。挾言不畏。而乃試之以至難之法。齊之以至信之刑。統之以至澹之心。龔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幾於平矣。

###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

歲辛酉。近畿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甲乙間。東南河工。婁災。客曰。近年財空虛。大吏告民窮。而至尊憂帑。匱金者。水之母。母氣衰。故子氣旺也。一客曰。似也。子亦知物極將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潰。有所鬱。鬱之也。久發之也。必暴。且吏不能理五行使之和。必將反其正性。以大自洩。乃不利。今百姓日不足。以累聖天子。惄然之憂。非金乎。幣之金。與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懼或煩兵事。賴聖天子維持元氣。建本甚厚。亦弗療也。越六年癸酉。兗豫役並起。四越月平。龔子曰。其潰者。其縱之者咎也。其鬱者。其鑰之者咎也。是以古之大人。謹持其原。而善導之氣。

###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卽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卽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爲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

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誠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爲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誠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中不必采於其冢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采於宰。信於民。則必以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爲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居民。則政教之末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爲儒。史官之後爲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爲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後爲縱橫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爲名家。鄧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後爲法家。申氏。韓氏。世之盛也。登於其朝。而習其揖讓。聞其鐘鼓。行於其野。經於其庠序。而肄其豆籩。契其文字。處則爲佔畢絃誦。而出則爲條教號令。在野則熟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則効忠於其子孫。夫是以齊民不敢與師儒齒。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遺法。而在庠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爲言。抱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邦善一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識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爲儒。而不高語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至於周及前漢。皆取前代之德功藝術。立一官以世之。或爲立師。自易書大訓雜家言。下及造車爲陶醫。

卜星祝倉庾之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修其舊。此雖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不在此也。後之爲師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擾勸。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囂然有聲氣矣。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費。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夫。

### 乙丙之際箸議第七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興。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興。商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侈。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勅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耶。何蹕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樂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邪。奮之奮之。將敗則豫師來姓。又將敗則豫師來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爲黃帝以來六七姓括言之也。爲一姓勸豫也。

###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爲一等亂世爲一等衰世別爲一等衰世者文韜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墮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閭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跽藪澤無才盜則非但跼君子也抑小人甚跼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僂之僂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僂之名亦僂之聲音笑貌亦僂之僂之權不告於君不告於大夫不宜於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僂其心僂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爲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僂之乃以漸或三歲而僂之十年而僂之百年而僂之才者自度將見僂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諄諄者則蚤夜號以求亂夫悖且悍且睊然眈眈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問矣矧之倫慙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憂不才而庸如其憂才而悖憂不才而衆憐如其憂才而衆畏履霜之屨寒於堅冰未雨之鳥咸於漂搖痺癆之疾殆於癰疽將萎之華慘於槁木三代神聖不忍薄譎士勇夫而厚蒙驚羸探世變也聖之至也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八

君不敢於臣。父不敢於子。死於市者。朋友哭之。達官畏鬼。士以水火盜賊風雨歌笑涕淚。女色飾文章。有聞如雷。曰不祥之大者。以鳥獸治大官。大官以鳥獸治有司。鬼以水火風雨盜賊賊士。鳥獸以水火風雨盜賊予人國。或以爲祥。祥告於堂。不祥諱於牀。鬼發其藏。祥而不祥。衰世諱之。不祥之祥。聖者以饗帝。

###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九

博矣夫大聖人之知物也。自珍壬申春出都。近畿小旱。車夫以篋柄擊道旁土。幘幘然落。形如篋。訝之。明年入都。又旱。與山東一老父談。言吾土。楠不受水。受亦卽竭。安得南邊鬆泥邪。又三年。發舊邸抄讀之。乾隆初。有言東南之土。肌理橫。故宜水。西北之土。肌理直。故不宜水。硃批曰。所奏情形是。於是積數年之疑。豁然矣。田夫野老。驕卒之所習。孰。今學士大夫。謝之以爲不屑知。自珍獲知之。而以爲瓶聞。豈知先進言焉。而畢瞭。聖天子處九重之上。聞焉而畢識。敏焉而畢宣。則豈非睿知天縱。而又宏加之以聖學者耶。元虞集明徐孺東汪應蛟董應舉左光斗朱長孺之倫。皆言西北水利。其言甚美。意者西北地大。土理類東南者。必有多處。數公其皆親履而辨之歟。智者定議。能當鉅疑。斯亦甚可疑之一也。箸諸簡以問之。

### 釋風

古人之世。儵而爲今之世。今人之世。儵而爲後之世。旋轉簸盪而巳。萬狀而无狀。萬形而无形。風之本義也。有然引申焉。假借焉。爲起於蘋末之風。爲怒於土囊之口之風。爲昌闐不周明庶之風。非本義矣。客

曰從虫之義。可得聞乎。曰不從虫則余無以知之矣。且吾與子何物。固曰倮蟲。文積虫曰蟲。天地至頑也。得倮蟲而靈。天地至凝也。得倮蟲而散。然而天地至老壽也。得倮蟲而死。天地猶旋轉簸盪於虫。矧虫之自爲旋轉而簸盪者哉。微夫可怖夫。客曰。謂天地之有死。疑者半焉。謂大地古今之續爲虫之爲。平心察之。弗奪矣。許慎曰。風生百虫。故從虫。莊周曰。夔憐虵。虵憐蛇。蛇憐風。風憐目。二者孰長。告之曰。許之言則倒寘者也。莊之言則橫行者也。道家者流。又言無形么虫。萬億晝夜。齧人膚。膚覺者億之一耳。是故有老死病。是說也。予亦信之。要皆臣僕吾說。

黃山銘 有序

予幼有志欲徧覽皇朝輿地。銘頌其名山大川。甲乙間滯淫古歙州。乃銘黃山。我浮江南。乃禮黃嶽。秀吞閩風。高建杓角。沈沈仙靈。浩浩巖壑。走其一支。南東磅礴。蒼松髯飛。丹砂飯孰。海起山中。雲乃海族。雲聲海聲。軒后之樂。千詩難窮。百記徒作。惜哉夏后。橈車未經。惜哉姬王。八駿未登。中原隔絕。版圖晦冥。珪升璧蹙。赧倍慙衡。

哀忍之華

有植焉。在大地間。不能以名。強名之曰忍。是能華而香不外出。氤氲沈沈。以返乎其根。爲之哀曰。雲猗。霞猗。天女所憐猗。而投之人間猗。飄搖猗。悲風颺猗。慘怛猗。陰氣戕猗。淒心魂猗。鬱猗。塊猗。又孔之。

黠猗。何以寵之。棘十重猗。春不得抽蕤。夏殞妍猗。蹇以盤猗。毒蠹蠹猗。蛇虺所蟠猗。心苦猗。不可以傳猗。材孔清猗。性孔靈猗。悅不可以名猗。哀此忍樹猗。毋久闕汝香猗。行歸而鄉猗。雲霞之樂長猗。

### 別辛丈人文

新安郡齋古桂。唐時植也。尊之曰辛丈人。相依者四年。茲將別去。爲文使聽之。其詞曰。

我來新安。神思窈冥。晝夕何見。丈人青青。我歌其文。丈人常聽。我思孔煩。盲爲心聲。傷時感事。懷都戀京。歌不可止。舞亦不亭。別有妙詞。一家不名。雲煙消眇。金玉瓏璫。文奇華古。文逸華馨。文幽華邃。文怨華零。有鸞來窺。翔顛自鳴。匪其和余。丈人之靈。山雨春沸。城雲暮局。簡而不價。丈人之形。辛而不煎。丈人之情。逝今去茲。何年再經。華開月滿。照吾畱銘。

### 皇朝碩輔頌二十一首 存序

我朝龍飛東海。靈鷲中夏。廟謨睿武。先後繼承。自尼堪外蘭始征以還。薩潑松山。凡數大戰。未及百年。傳檄區宇。定鼎以後。又百七十年。祖恢九有之勳。宗紀十全之績。聲靈則雷厲風飛。景運則天翊神贊。其中蕩定三藩。親征漠北。冉驢睢盱之國。臺灣濫汗之鄉。西戎二萬里。部落數百支。乃洪荒所未通。泊累朝而大定。自帝鴻禦火災。共工定水害以來。武功之盛。未有少及本朝者也。自古平地成天之主。必有文經武緯之臣。指顧中外。驅畫山河。捧日月之光華。策風雲而後先。天祐聖清。篤生碩輔。朝夕降乎崧嶽。日月下

其列星佐命定中原。建策揚大伐。倚劍崑崙之山。飲馬星宿之海。八地九天之奇兵。祕乎豹略。五行十守之正道。撻此龍庭。亦有保奭揚末命。公高亮四世無開疆之績。有論道之忠。凡若此者。豈僅營平龍雛。增徹侯之戶。橫海樓船。建將軍之號。蘭臺濡筆。頌封閼顏之山。博士矢歌。美平淮西之績而已矣。實乃攷於詩書。無此偉者。讀其姓氏。恍若神人。懼山澤之癯。有不盡知。用敢仰衷國史。作贊二十有一。若夫璿牒親藩。瑤圖上爵。同姓大功。逾朱虛東牟之至親。文子武弟。有周公康叔之明德。此其地位尊崇。祀典不名。國史乃敢敬書。下士不容借頌也。又有亡殷事周。相韓歸漢。雖亦從旗鼓。著勛勳。恭稟特筆。列於貳臣。茲亦不及之云爾。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皇清故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揆字藻儒奏疏一卷。我聖朝受天大命。以聖傳聖。家法相詒。不立皇太子。純皇帝嘗申命曰。萬世子孫之朝。有奏請冊立太子者。斬毋赦。以數大聖人之用心。持識負然前後千萬歲。不但漢唐宋諸朝。不足以爲例。卽羲炎瑱嚳以來。統祚之正。氣運之隆。豈有倫比。揆區區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於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請冊立皇太子。疏前後十餘上。聖祖始優容不報。揆疏不止。自櫻震怒。然猶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鑒。愍其愚忠。憐其髦昏。廷議以遠戍上。其子奕清請代父往。竟曲從之。革職有旨。不開缺。元旦行大賀。章上。諭內閣王揆何故不列名。諸臣以革職對。

有旨令列名大學士次中。如在任時。以世宗卽位之二年。薨於京師。年已八十有六。嗚呼。爲人臣子如揆。遭遇君父如我聖祖世宗。可以觀矣。可以觀矣。恭讀聖祖諭曰。王揆敢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又曰。朕心深爲憤懣。又曰。王奕清代父譴戍。伊等旣自命爲君爲國之人。著卽前往西陲。軍前效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無所不容。教誨委曲。至夫斯極。王氏世世萬子孫。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過者哉。高宗皇帝臨御六十年。如堯劬勩。乃兢兢付託爲百神擇主。爲先聖擇後聖。爲兆民擇父母。誕以我皇帝冊立。皇太子明年行授受禮。堯坐於上。舜聽於下。重光疊照者且四年。且不徒如前史冊太子事則固出於一人之斷。而豈待夫奏請之者。可見至大至深之計。聖明天縱之主。又自能運於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區區儒生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自命忠孝。始克贊夫景烈與鴻祚也。惟是夷考揆上疏之年。亦恭值仁皇帝劬勤之際。與高宗六十年時。時埒事均。又值廢太子理密親王鎖禁後。老臣衰憊。其愚忠近似於不得已者。意者純皇帝讀實錄之暇。俛見揆之私憂過計。默思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應。以東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顯休命邪。未可知也。信若斯。公雖一時觸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於七八十年之後。爲神聖師。公顧不榮也哉。

### 徐尙書代言集序

崑山徐家鼎。哀其先所著述。曰徐尙書代言集者若干卷。其曰文集者又若干卷。其總曰三徐文者又若

千卷。墨者雕泐者新而授浙人襲自珍序其旨。自珍爰大書於代言集之首曰。上帝息其精英之氣。闕之百數十年。眷世而生天子。眷天子而生大臣。有厲劍執槩定一代大難之大臣。有開一代文教之大臣。生是世也。熏然而醲。爛然而光。芬然而大吉祥。豈惟德之滂流與政之肅。亦文事也。明自中葉以還。泊乎屏亡。華質凋喪。掘吠廟堂。螭及四方。纖兒仄豎。爭相怒頰。我世祖章皇帝一統海宇。首開甲乙科。聖祖仁皇帝昌進科目。純用方聞士。數十年間。雲升露降。植效連理。動呈肉角。山川發鮮英。雲物變顯清。在人爲學士大夫。學士大夫之魁然而秀於一門者。爲江南三徐公。曰元文者季順治已亥殿試第一。至太子太傅內宏文院大學士者也。曰秉義者仲康熙甲辰殿試第三。至吏部侍郎者也。曰乾學者伯康熙庚戌殿試第三。至太子少傅刑部尙書者也。實珥高祖國朝之以科第大其門。世有一品官者。曰桐城張氏。常熟蔣氏。海昌陳氏。雖金壇于氏。錢塘徐氏。德清蔡氏。諸城劉氏。不得比。而徐氏喤然導其先聲。撰箸宏富。皆康熙中大典故。康熙中文學傳人。大半門下士。子孫淵雅。名氏有述。家乘之存。與冊府相襁褓。可謂瑋矣。謹讀二公之文。規矩肅澹。學副厥遇。而尙書公尤所稱。以經術文章施無窮者也。代言集者。尙書代詔制之文。舜聲堯容。義情軒思。大聲發於天地之間。而用以懿告乎萬代。十讀四歎。雲三色而爲霽也。五色而爲慶也。露結采而成文也。結味而成甘也。自大小牙門百執事。以及寰海吏士農民。嬰嬰然如圖畫。見於幅上。引吾之神。化吾之情。而游之乎羲炎堯舜之世。鳴庠公之斯文。於是不專爲公之文之盛矣。自珍又曰。

本朝博學宏詞科。始發自公。將以收拾明季遺佚之士。集中恭擬諭旨三通是。自珍又曰。仁皇帝撤三藩之謀。公之季預參贊之。公科新而官卑。所傳恭擬癸丑科殿試策問一道。乃宏文作非公也。家乘中語恐非是。自珍又告家館曰。王鴻緒之脩明史。亦主公。王於徐爲姪。亦文獻家也。

今天子謗古姓。錄舊典。必不遺之矣。吾子盍之華亭。王氏各焉。自珍又曰。康熙中有議政王大臣。而無軍機大臣。大事關大臣。羣事關內閣。譏擬諭旨。則關南書房。南書房之選。與雍正以來軍機房等。是集公直南書房時筆也。

###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示條迺十五紙。謹代達家大人矣。氏族表發凡。大人最所佩服。餘名目皆有法。二三君子鈎鈇理解之符。動合經術。後賢必知之。各傳卷帙。視采訪局原議。已減十之四。蒙有未安不識。乃繆其指。以發其愚歟。敢貢其一端。而晞通人之擇。府志非史也。尙不得比省志。今法國史取大清一統志。一統志取省志。省志取府志。府志特爲底本。以儲它日之史。君子卑繇之道。直而勿有之義。宜繁不宜簡。設等而下之作縣志。必應更繁於是。乃中律令可疑也。蒙知二三君子。必不忍重翦除埋沒。忠清文學幽貞郁烈之士女。以自試其文章。而特恐有不學苟夫。爲不仁之言。以刺侍者之耳。徵人亦懼矣。明甯陵呂氏嘗曰。史在天地間。如形之景。人皆思其高會也。皆願觀其景。至於文儒之士。其思書契已降之古人。盡若是已矣。是故良史毋

客爲博多。以貽之以鑒足之。良史者。必仁人也。且史家不能逃古今之大勢。許叔重解字之文曰。字。孳也。孳生愈多也。今字多於古字。今事蹟於古事。是故今史繁於古史。等而下之。百世可知矣。等而上之。自結繩以迄周平王。姓氏其何幾。左邱明聚百四十國之書爲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乃七十萬言。其事如蟻。豈非周末文勝。萬事皆開於古。而又耳目相接。文獻具在。不能以已於文。遂剗結繩以還未嘗有者乎。聖門之徒。無譏其繁者。設令遇近儒。必以唐虞之史法繩之。議其緼而不師古矣。二三君子。他日掌翰林主國史。走猶思朝上狀。夕上狀。自上國文籍。至於九州四荒深海穹嶺。夔臣蠻妾。皆代爲搜輯而後已。而不忍以簡之說進。今事無足疑也。康熙間崑山徐尙書主修一統志。吏上節婦名多至十餘卷。門下士請核減。公正色曰。國朝風教邁前古。宜備載其盛。矜後世也。嗚呼。是公之所見者甚大。抑其詞令可謂有文者矣。如二三君子病蒙之言爲狂。或難以塞邦之拘古敢論議者。則請置蒙之狂言勿道。道尙書語爲雍容可也。賓館戒寒。伏承不一。

附復札

汪龍洪飴孫武穆淳胡文水頓首。瓊人世兄史席來札言者是也。不特見識卓越。具仰見廣大慈祥之襟抱。他日登史館係文獻之望。敢在下風。不任佩服之至。龍偶與同局言及漢文帝本紀。九年止書春大旱一事。後三年亦止書二月行幸代一事。假令爲唐書則不能矣。降而爲明史帝紀。益無取矣。劉向

班固錄書三十八種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秦漢以降之書。倍徙於三代。風運日開。言行日出。盡爲史家所不能廢。何嘗以孔子刪詩書自比。茲龍等依來字告同局諸君。凡傳目中應補之人。及藝文志應補書名。苟不悖義。邇者皆靡入。傳曰善善欲其長。亦春秋之志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能通經史之理。可與徵斯言矣。附問近祺。謹希代問。尊大人政祉不具。十一月某日。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卿大夫能以學術開帝者。下究乎羣士。俾知今古之故。其澤五世十世。學足以開天下。自韜汚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其澤將不惟十世。以學術自任開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以求濟天下。其人之難。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載而不一有。亦或百年數數有。雖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門生學徒。愚子姓不能宣其道。若是謂之史之大隱。有史之大隱。於是奮起不爲史而能立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鈎曰於虞淵。而懸之九天之上。俾不得終隱焉而已矣。大儒莊君諱存。與江南武進人也。幼誦六經。尤長於書。奉封公教傳山右閩氏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閱秦火之燬。伊悼孔澤之不完具。悲漢學官之寡立多廢。懲晉代之作僭與僞。恥唐儒之不學見紿。大笑悼唐以遠學者之不審是非。雜金玉敗革於一衍。而不知賤貴。其罪至於褻帝王。誣周孔而莫之或禦。蓋公自少入塾。而昭昭善別擇矣。既壯成進士。閩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江左束髮子弟。若知助閩。

氏言官學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書。僞書毋得與將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爲師傅。聞之。忽然起。逌然思。鬱然歎。愀然而寤。謀方是時。國家累葉富厚。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審愚賤。才智不及主上。萬一公自願以儒臣遭世極盛。文名滿天下。終不能有所補益。時務以負麻隆之期。自語曰。辨古籍真僞。爲術淺且近者也。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弗復言。古籍墜湮。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甯失不經之誠。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已若之誠。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啓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誠。亡矣。罔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疴癢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乃計其委曲。思自晦其學。欲以借援古今之事勢。退直上書房。日著書曰。尙書既見如干卷。數數僞禹謨。虺誥伊訓。而晉代劉劭拾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見。公是書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公中乾隆乙丑科進士。以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婁遷至禮部右侍郎。誥授資政大夫。周時有仕爲漆園吏。著書內外篇者。其祖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妣氏某。皆封如公官。妣封夫人。子人某某。述祖以文學最有聲。孫人某某。授甲最有聲。公以乾隆年卒於官。年十有以嘉慶年葬某山某原。公它所著。尙有周官記六卷。公性廉鯁。典試浙江。浙巡撫餽以金不受。遺以二品冠。受之。及塗從者以告曰。冠頂

眞珊瑚也。直千金。公驚馳使千餘里而返之。爲講官日。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事。上起講儀畢矣。公忽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謂爾也。因進琅琅盡其指。同官皆大驚。上竟爲少畱頷之。是二事者。於公爲納節。謹附書銘曰。

大儒莊君旣亡。粵嘉慶二十有三年。綬甲始爲書測君志。以告綬甲友。其友籀其詞肯銘。乃克銘君於武進之阡。

### 送吳君序

十八九讀古書。執筆道天下事。有執子裾而訊者曰。世固無人。慎勿爲若言。則怒喙之曰。不奈何無人。入世五六年。窺當路議論顏色。車救救周乎國門。又有執子裾而訊者曰。世尙有人。安用若。則又怒而喙之曰。不奈何有人。始之否也。不知其無也。繼之否也。不信其有也。東西南北。以爲客游海。然而心茫洋目。迷漸乘孤舟。洄乎大漩之中。颶浪訐作。魂魄皆渙散。怪鳥悲鳴。日暮冥冥。求所謂奇虬巨鯨。大珠空青。卒無有已矣。退而歸於埳。心已定矣。隄已合矣。槁乎其如息。僂乎其不任負載。然而有皴吾門。貢吾以奇虬巨鯨。大珠空青之異者。疑什而信一。疑什而信一。則是志已忘也。志忘則欲其驚也難。且勸復往。則必色色恐矣。求涼而飲冰。求熱而熾炭。求絕交而寂寞。求得朋而奮起。不亦順乎。何居吳子之以炭投我於冰之辰也。意者造物使予不平。凡所求焉。無一而使之平。始之否也。則繆矣。繼之否也。又繆矣。吳子來。是造物

者雜以冰炭投於余之心也。吳子請行其復之於海乎。倘見有少年孤舟獨行者。郵以貺予。予請復往。

送夏進士序

乾隆中大吏有不悅其屬員者。上詢之。以書生對。上曰。是胡害。朕亦一書生也。大吏悚服。嗚呼。大哉斯言。是其炳六籍訓萬禩矣。嘉慶二十二年春。吾杭夏進士之京師。將銓縣令。紆道別余海上。相與語益進。辟然愉。謾然清。論三千年史事。意見或合或不。輒怡然以懽。予曰。是書生非俗吏。海上之人。以及鄉之人。皆曰。非俗吏之京師。京師貴人長者識予者。皆識進士。亦必曰。非俗吏也。雖然。固微窺君。君若懼人之訾其書生者。又若有所諱。夫書者。暴於聲音笑貌焉。天下事。舍書生無可屬。真書生。又寡有一於是。而懼人之訾已而諱之耶。且如君者。雖百人訾之。萬人訾之。嚙指而自誓。不爲書生。以喙自衛。曉曉然力辯其非書生。其終能肖俗吏之所爲也哉。爲之而不肖。瘡見其拙。迴護其拙。勢必書生與俗吏兩無所據。而後已。噫。以書生之聲音笑貌。加之以拙。濟之以迴護。終之以失所據。果爾。則進士之爲政也病矣。新婦三日。知其所自育。新官三日。知其所與。予識進士十年。既慶其祿之及於吾里有光。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篤。行且一前而一卻也。於其行。恭述聖訓。以附古者朋友贈行之義。

農宗

龔子淵淵夜思。思所以擇簡經術。通古近。定民生。而未達其目也。曰。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始有之。而人不

駭者何。古者未有禮樂刑法與禮樂刑法之差。始有之而人不疑懼者何。古者君若父若兄同親者何。君若父若兄同尊者何。尊親能長久者何。古之爲有家與其爲天下一以貫之者何。古之爲天下恆視爲有家者何。生民之故。上哉遠矣。天穀沒。地穀茁。始貴智貴力。有能以尺土出穀者。以爲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者。什尺。伯尺。出穀者。以爲倍尺。什尺。伯尺。主。號次主曰伯。帝若皇。其初盡農也。則周之主伯與古之輔相大臣。盡農也。則周之庸次比耦之亞旅。與土廣而穀衆。足以芘其子。力能有文。質祭享報本之事。力能致其下之稱名。名之曰禮。曰樂。曰刑法。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則曰先有下而漸有上下。上以推之。而卒神其說於天。是故本其所自推也。夫何駭。本其所自名也。夫何疑何懼。儒者曰。天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與有宗。吾則曰。禮莫初於宗。惟農爲初有宗。上古不諱私。百畝之主。必子其子。其沒也。百畝之亞旅。必臣其子。餘子必尊其兄。兄必養其餘子。父不私子。則不慈。子不業父。則不孝。餘子不尊長子。則不弟。長子不瞻餘子。則不義。長子與餘子不別。則百畝分。數分則不長久。不能以百畝長久。則不智。農之始。仁孝弟義之極。禮之備。智之所自出。宗之爲也。百畝之農。有男子二。甲爲大宗。乙爲小宗。小宗者。帝王之上藩。實農之餘夫也。有小宗之餘夫。有羣宗之餘夫。小宗有男子二。甲爲小宗。乙爲羣宗。羣宗者。帝王之羣藩也。餘夫之長子爲餘夫大宗。有子三四人。若五人。丙丁爲羣宗。戊閒民。小宗餘夫有子三人。丙閒民。羣宗餘夫有子二人。乙閒民。閒民使爲佃。閒民之爲佃。帝王宗室羣臣。

也。古者無文。用擇稽而可知也。請定後王法。百畝之田。不能以獨治。役佃五。餘夫二十五畝。亦不能以獨治。役佃一。大凡大宗一。小宗若羣宗四。爲田二百畝。則養天下無田者九人。然而天子有田十萬畝。則天下無田亦不饑爲盜者四千有五百人。大縣田四十萬。則農爲天子養民萬八千人。什一之賦尙不與。非以德君也。以德而族。非以德族也。以食有力者。佃非叩食吾宗也。以爲天下出穀。然而有天下之主。受是宗之福矣。百畝之宗。以什一爲宅。以什一出租稅奉。上宅不什一。則不足以容魚菽之祭。不足以容春榆稅。不什一。則不足以爲天子養官屬及選舉之士。以什一食族之佃。佃不食什一。則無以戚期功。以什一奉上。誼亦薄矣。以什一戚期功。恩亦綱矣。聖者立法。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大宗有十口。實食三十畝。桑芋木棉竹柰果蔬十畝。糶三十畝。以三十畝之糶治家具。家具始於縛帶。縛籜以爲帶。治泥以爲釜。厥價。陶三之。機杼四之。鐙五之。祭豆七之。米斗直葛布匹絹三之。木棉之布視絹。皆不得以澹泉貨。百家之城。有貨百兩。十家之市。有泉十繩。裁取流通而已。則衣食之權重。則泉貨之權不重。則天下之本不濁。本清而法峻。誅種藝食妖辣地膏者。梟其頭於隴。沒其三族爲奴。宗爲餘夫。請田。則關大吏。佃同姓不足。取諸異姓。爲變法。鬬羣吏。豐凶肥磽。寡庶易不易。法不盡同。關羣吏。國有大事。以宗徙。徙政關大吏。餘夫家五口宅五畝。實食十畝。以二畝半稅。以二畝半食佃。以二畝半治蔬芋。以二畝半糶。自實食之外。宅稅圃糶佃五者。毋或一廢。凡農之仕爲品官大夫者。則有祿田。大官之家。父有少疾。疾寒暑濕乾。不以其子。

山川鬼神則使之子有少疾瘵寒暑濕乾不以愬其父崇有家也田一品者四世二三品三世四品二世五品一世皆勿稅勿予俸六品以下予之俸婢妾之養不備則不世祠祭弗如式不世不辨菽粟亦不世食妖服妖不世同姓訟亦不世督有家也家受田歸田於天子皆關大吏稽其世數關羣吏本百畝者進而仕謂之貴政之農本仕者退而守百畝謂之釋政之農本不百畝者進而仕謂之亢宗之農本仕者退而不百畝謂之復宗之農仕世絕本大宗者復爲宗本小宗者復爲小宗本羣宗者復爲羣宗本閒民復爲閒民貴不奪宗祭不以朝政亂田政自大宗以至於閒民四等也四等之農與其進扞而國也姑將退保於宗與其進保而宗也姑將退修於宅是故籌一農身身不七尺人倫五品本末原流具矣籌一農家不十步古今帝王爲天下大綱綱目備矣木無二本川無二原貴賤無二人人無二治治無二法請使農之有一田一宅如天子之有萬國天下姑試之一州州蓬跣之子言必稱祖宗學必世譜牒宗能收族族能敬宗農宗與是州長久泰厲空虛野無天札鬼知戀公上亦百福之主也

附圖一 大宗圖

大宗

子甲製大宗百畝  
父六十而製

子乙立爲小宗別請田二十五畝即餘夫也餘夫不見  
經惟見孟子及何休公羊傳注正可證吾宗法

子內

丁 皆立爲羣宗。皆請田二十五畝。皆餘夫也。孟子何休。皆不言餘夫。是何等民。故以宗法定其目焉。

戊 爲閒民。若依古制。每夫百畝。田何。以給。故立四等之目。以差。

圖二 小宗圖

小宗

子甲 襲小宗之二十五畝。父六十而襲。父母老必養於宗子之家。故大宗以十口率。小宗以五口率。雖過是亦足食。

子乙 立爲羣宗別請田二十五畝。

子丙 閒民。

圖三 羣宗圖

羣宗

子甲 襲羣宗之二十五畝。父六十而襲。

子乙 閒民。雖堯舜不能無閒民。安得盡男。子而百畝哉。周之農必有宗法何疑。

海門先嗇陳君祠堂碑文

開國以降。奇杰之士。達節之民。挺瑰怪之姿。躬淳古之行。生而魁於凡民。沒而當祭於社者。不有文事其

無稱乎。先嗇陳君厥諱朝玉，字曰璞完，江南某縣人也。幼有異稟，膚色黝泰，臍窪若臼，環要有白文，其圖中規，相人者言是爲玉帶圍，常奇異，稍長，衍然魁頤，故其鄉之人嘗已疑其神。年十三，讓產伯兄，鴻鵠鳳逝去之無迹。是時皇政熙清，后祗效靈，海之君王來獻土壤，以福吾黎元。通州常熟間，東地望洋無極，潮退沙見，豁然劃然，亘二百里。君履其側，四無居人，蒼芒獨覽曰：「吾當屋於是。」率妻來遷，剝草屋，斲木爲耜，冶釜爲犁。夫任半耜，婦任半耜，一耜之力，旬有五，日水鹹者立甘，沙疏者立堅，沙膚竄者立厚，枯苗旣成，龜魚大上，不封不爵，樂衍自保。於是遠近之民間之，僉曰：「神哉！」稚請於長，長請於老，莫不削薪以爲之耜，投刀以爲之犁，賣驢以求牛，懷種穗，儲瓶缶，挈大男，衽幼女，效君而歸。君願爲海農，洋洋載道，於是稚請於長，長請於老，老謁於正，正謁於吏，吏白於大吏，天子籍其地以爲海門廳。不十年，羣姓益衆，皆造瓦屋，炊烟起如海雲。國家歲入地丁漕米累千近萬，爲江海大聚。君生康熙某年，卒乾隆某年，年七十四。婦劉年九十，君之屋於海也，幾六十年，不蓄墨楮，結繩而治，歲終夫婦解繩之紛以計事，事纖芥無忘失，壽考以爲常。君卒將百年，君之曾孫貢生奐以經明聞於時，元孫翰林院編修兆熊，補祿於朝，乃召其鄉之人而謀之曰：「古者伊耆氏始爲蜡饗農先農也，先嗇司嗇皆農之配也。今法凡城郭大聚皆得立蜡祠，吾祖宜爲先嗇，始吾祖刈殺此土，以利後之人，生有奇異，如天之公侯。今海門廳士姓無吾陳氏，舊且大宜爲祠祠吾祖，皆曰田父老之志也。」於是旣爲祠，奐兆熊以狀謁內閣，中書襲自珍，請書於其祠之榜，又因以

爲樂石之文。襲自珍則大書之如是。狀又稱君不知書。乃能作書。點畫英碩。神明所流。匪道匪藝。不可得而詳也。頌曰。生爲功民。衆疑以爲神。沒爲功神。尙其福吾民。琴瑟士女。以招君兮。豆觥明粢。以報君兮。文此樂石。以震耀君兮。以大旌於海濱。且以勸田。

與人箋一

客言足下始工於文詞。近習考訂。僕豈願通人受此名哉。又云足下既習考訂。亦兼文詞。又豈願通人受此名哉。足下示吾近勇去口吻之冶俊。爲汪洋鬱栗冲夷。是文章之祥也。而頗熹雜陳枚舉。夫一二瑣故。以新名其家。則累矣累矣。古人文學同驅並進。於一物一名之中。能言其大本大原。而究其所終極。綜百氏之所譚。而知其義例。徧入其門徑。我從而筦鑰之。百物爲我隸用。苟樹一義。若渾渾圓矣。則文儒之總也。

與人箋二

少習名家言。亦有用。居亭主獷獷嗜利。論事則好爲狠刻。以取勝。中實無主。野火之發。無司燧者。百里易滅也。某公端端。醉後見疎狂。殆真狂者。某君借疎狂以行其世故。某君效爲駭穉。以行其老詐。某一席之議。前後不相屬。能勦說而無線索貫之。慮不壽。朝士方貴。亦作牢騷言。政是酬應我曹耳。善忌人者。術最多。品最雜。最工者。乃借風勸忠厚。以濟勦而行伐。使受者傷心。而外不得直。驚名之士如某君。孤進宜憫。

諒也。某童子妍黠萬狀，志賣長者，奸而不雄，死而諡愍悼者哉。

### 與人箋三

吾子改之。夷坦酣嬉於人，人以機械至。吾子覺大恨，婁受侮。吾子必改之。道無畦者，事有闕也。中無險者，貌有畔也。與之爲無滓，無擇，又不制於外。吾子必受侮矣。言難則聽者重，步難則與遊者重。愛憎難則受者重，重則不予侮。乃全吾愛。書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論語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從吾子之行，必且曰：恭敬爲僞，薄胡不與人坦夷而酣嬉。市人之兄弟，異乎士大夫之所聞。纖夫佻人當吾前，而不有忌憚。君子深恥之曰：我之不足忌，彼窺之矣。

### 與人箋四

手教至，引拙集知歸子贊，無不隨也。相詰隨之義，自與前札無刺謬。足下之疎輕而酣嬉婁受侮，慎毋以吾隨藉口。善交友而無受侮，如吾箴中言，是亦隨而已矣。因其當恭敬而恭敬之，是亦隨而已矣。吾子何所見之偏側哉。引莊子益繆。莊子曰：吾虛而與之委蛇，委蛇耳，而與之乎騁馳，而與之乎沈溺，而與之乎上九天絕九淵。真吾子所謂隨矣，必奪其中矣。烏能虛。



# 定盦文集

仁和龔自珍璣人饌

## 卷中

### 家塾策問一道

問周禮保氏掌教國子以六書。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瞽史諭書名。六書學三代綦重之矣。古今異體。或嬗或改。自倉頡史籀以降。至於炎漢。書凡幾變。可得而陳與。漢安帝時。許沖上其父南閣祭酒愼說文解字十四篇。此古今書名之大宗也。法後王以小篆爲質。以何體爲附。見例可得而聞與。說文形書也。顧一字有一字之形。與一字之音與義。而後一篆完。故說者曰爾雅廣雅義書也。聲類音書也。然則歧而爲三。抑治說文而經緯備舉也。能發其凡與。以字義而論。一字有一字之本義。有引申之義。有段借之義。往往引申段借之義。通行於古今。而本義反晦者。能約略舉之與。六書之目。有體有用。孰爲四體。孰爲二用。能了然胸口與。二用中之段借。由古人字少。固也。但段借亦必中師法。能言其樞紐與。周末漢初。經師口授。不著竹帛。又或用方言。是故羣經異師。則異字。自胡毋生之治春秋而已然矣。說文僞經。與羣書之僞經。

異。好古者又據許以改經。未見其可也。能言原委曲折與。許之言六書。與鄭衆之言六書。與劉歆班固之言六書。次第小不合。形聲與諧聲殊趣。能疏別與。今音古分十七部。秦以前有均之文。可覆按也。若依聲以臚許之九千字。不獨形聲字而以部分釐之。亦古今之奇作也。能說其例與。許書所有之字。當時俗字。固不闌入。乃羣經所有之正字。亦頗有不收者。況本書見於說解則有之。篆文則無之。所從得聲則有之。本聲則無之。此自有其故也。豈可盡以某字卽某字當之與。玉篇以降。可羽翼說文者。凡幾家。或謂呂忱字林及字苑諸作。雖不作可也。信與。唐人說經著者。孔賈陸三家。其於小學之理。謂不及近儒可也。曰茫乎未之聞。然與不與。古均各家。疎於十七部者。十部十三部也。密於十七部者。十八部二十一部也。枝派義例之不同。能臚其入出歟。六書爲小學之一門。聲又爲六書之一門。等均之學。又爲聲中之一門。然則談古均者。胡爲而不屑談等均也。抑治經未暇與。意者謂古均是裨經讀。而等均爲餘事。不知古均明而經明。其體尊等均明。而天下之言語明。語言亦文字也。其用大。能一以貫之與。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博采古文何其夥也。往往爲凡將急就滂熹元尙訓纂所未及。俱可信而奉之以補許氏古文之闕。抑眞僞雜出也。能一言決之歟。周時吉金。近世出土頗夥。矧鼎太孃盤而外。其足證古文者。有幾事歟。秦漢金石。往往非篆非隸。意者割二分留八分之說。未盡無稽與。夫解經莫如字也。解字莫如經也。韓氏曰讀書略識字。古未有不明乎字而稱經生者也。諸生治經之日久矣。心知其意者。其縱言之。

陳碩甫所箸書序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故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告仲由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子游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數與方名。與其灑掃進退之節。保氏掌國子之教。有書有數。六書九數皆謂之小學。由是十五入大學。乃與之言正心誠意。以推極於家國天下。壯而爲卿大夫公侯。天下國家名實本末皆治。後世小學廢。專有大學。童子入塾所受卽治天下之道。不則窮理盡性幽遠之言。六書九數。白首未之聞。其言曰學當務精者鉅者。凡小學家言不足治。治之爲細儒。於是君子有憂之。憂上達之無本。憂逃其難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終不得究物之命。於是黜空談之聰明。守鈍樸之迂迴。物物而名。名不使有遁。其所陳說艱難。算師疇人。則積數十年之功。始立一術書。師則繁稱千言。始曉一形一聲之故。求之五經三傳子史之文而畢合。乃宣於楮帛。而且一戶牖必求其異向也。一脯醢必求其異器與時也。一衣裳必求其異尺寸也。有高語大言者。拱手避謝。極言非所常。於是二千載將墜之法。雖不盡復。什存三四。愚瘁之士。尋之有門徑。繹之有端緒。蓋整齊而比之力。至苦勞矣。陳碩甫曰。是苦且勞者。有所甚企待於後。後孰當之。則乃所稱聞性道與治天下者也。乃言曰。使黃帝正名。而不以致上世之理。孔子之正名。而終不能以興禮而齊刑。則六藝爲無用。而古之儒之見詬與詬古之儒者齊類。彼陟顛而棄本。此循本而忘顛。庸愈乎。且吾不能生整齊之之後。旣媮吾

力而重負企待者。於是始以六書九數之術。及條禮家曲節碎文。如干事推之。欲遂以通於治天下。大凡某書如千篇。如千卷。某書如千卷。都如千卷。如目錄。兵部主事姚先生曰。今天下得十數陳碩甫。分置各行省。授行省學弟子。天下得百十巨弟子。分教小弟子。國家進士必於是乎取。則至教不躡等。且性與天道之要。或基之聞矣。中書胡先生曰。使碩甫自信所推畢無闕。請從姚先生之言。所推猶有闕。則姑舍是言。整齊益整齊。企待益企待。總之必不爲虛待無歧謬。是二言者。襲自珍皆聞之。因最錄書指意皆識之。

答人求墓銘書

藏幽之有文。又從而鰭其詞。炎漢以來。未有改也。顧禮何心哉。吾遇人求請藏幽之文。輒心動。不悄戚其容。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弗許也。悄戚而來者。亦戚而應之。悵悵鋪敘既成。意尙未能和。何哉。古之始爲是制者。何心哉。雖巨富貴。重以賢聖。至於殷湯。猶不能以爭天下古今之勢。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仁人者。姑盡吾愛。以附不欲速朽之義。謂夫功德文章行誼之蹟。與其有令聞之子孫。具於辭。冀哀而掩之。掩之者。誰與。至於冀夫掩之也。而尙忍問與。仁人孝子。其遂忍逆計。至於是。抑又忍弗計。至是與。是求請者。與爲文者。所皆艱言也。而乃昌昌愉愉。以命之。從夫乞爲傳。爲誄之義。同與。甚者辭曰。或錫之誄。或錫之傳。或錫之誌銘。詞體如是。固若是。其易而無擇與。君家有世德。法宜爲文章。又辱吾子諉責。不可辭。而植不忍爲誌銘。謹撰上墓表。

## 西域置行省議

天下有大物。渾員曰海。四邊見之曰四海。四海之國無算數。莫大於我大清。大清國堯以來所謂中國也。其實居地之東。東南臨海。西北不臨海。書契所能言。無有言西北海狀者。今西極徼至愛烏罕而止。北極徼至烏梁海。總管治而止。若乾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東閩粵版圖盡處。卽是海。比西域者。釋典以爲地中央。而古近謂之爲西域矣。我大清肇祖以來。宅長白之山。天以東海界。大清最先。世祖入關。盡有唐堯以來南海。東南西北。設行省者十有八。方計二萬里。積二百萬里。古之有天下者。號稱有天下。尙不能以有一海。博聞之士。言廓恢者。擴勿信。於北則小險望見之。於西北正西則大險望而不見。今聖朝旣全有東南二海。又控制蒙古喀爾喀部落。於北不可謂險。高宗皇帝又應天運而生。應天運而用武。則遂能以承祖宗之兵力。兼用東南北之衆。開拓西邊。遠者距京師一萬七千里。西藩屬國尙不預。則是天遂將通西海乎。未可測矣。然而用帑數千萬。不可謂費。然而積兩朝西顧之焦勞。軍書百尺。不可謂勞。八旗子弟。綠旗弋賤。咸遇而捐軀。不可謂折。然而微夫天章聖訓之示不得已。淺見愚儒。下里鄙生。幾幾以耗中事邊。疑上之智。翦人之國。滅人之嗣。赤地千里。疑上之仁。否否。有天下之道。則貴乎因之而已矣。假如鄙儒言勞者不可復息。費者不可復收。滅者不可復續。絕者不可復蘇。則亦莫如以因之以爲功。況乎斷非如鄙儒言因功而加續之。所憑者益厚。所藉者益大。所加者益密。則豈非天

之志與高宗之志所必欲遂者哉。欲因功而續加之。則莫如酌損益之道。何謂損益之道。曰。人則損中益西。財則損西益中。兩言而已矣。今中國生齒日益繁。氣象日益隘。黃河日益爲患。大官非不憂。主上非不諮。而不外乎開捐例。加賦。加鹽價之議。譬如割腎以肥腦。自啖自肉。无受代者。自乾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狼艱狼獾。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又或殮菸草。習邪教。取誅戮。或凍餒以死。終不肯治一寸之絲一粒之飯。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載太平之盛。人心慣於泰侈。風俗習於游蕩。京師其尤甚者。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拓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嘉峪關以外。鎮將如此。其相望也。戍卒如此。其夥也。燧堡如此。其密也。地縱數千里。部落數十支。除沙磧外。屯田總計北纔二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二畝。南纔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六畝。合計纔二十八萬八千一百零八畝。田丁南北合計纔十萬三千九百零五名。加遣犯有名無實者二百零四名。若云以西域治西域。則言之胡易易。今內地貴州一省。每歲廣東四川皆解餉以給。貴州無重兵。官糈兵糧。入不償出。每歲國家賠出五六萬兩。至八九萬兩不等。未嘗食貴州之利。內地如此。新疆尙何論邪。應請大募京師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隸山東河南之民。陝西甘肅之民。令西徙。除大江而南。筋力柔弱。道路險遠。易以生怨。無庸議。雲南貴州兩湖兩廣相距亦遠。四川地廣人希。不宜再徙。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雖毋庸議。而願往者皆往。其餘若江南省鳳潁淮徐之民。及山西大同朔平之民。亦

皆性情強武。敢於行路。未驕慣於食稻衣蠶。地尙不絕遠。募之往必願往。江西福建兩省。種菸草之奸民最多。大爲害中國。宜盡行之。無遺類。與其爲內地無產之民。孰若爲西邊有產之民。以耕以牧。得長其子孫哉。當行者。官給每戶盤費若干。每丁盤費若干。議聞。又各省駐防旗人。生齒日繁。南漕不給。大率買米而食。買緞而衣。若遣令回旗京師。內城不能容。若再生育數年。本省費又無所底。駐防者所以衛天朝也。八旗子弟受恩久。忠義其所性成。苟有利於天朝者。必無異心。無異議也。各將軍議酌。每大省行若干丁。中下省行若干丁。盤費宜視民人加重。以示優厚。議聞。其遷政暫設大臣料理之。七年停止。議聞。先期斬危崖。劃仄嶺。引淙泉。瀉漫壑。到西分甬。南北兩路後。官給蒙古帳房一間。牛犂具籽種備。先給大戶如千丈。中戶如千丈。下戶如千丈。不得自占。旗民同例。除砂磧不報墾外。每年一奏開墾之數。十年再奏總數。二十年彙查大數。每年粟麵稞蔬皆入其十分之一。貯於本地倉。以給糧俸。其地丁錢賦。應暫行免納。俟二十年後。再如內地。交穀外。另有丁賦例。有丁賦後。再定解部額。現在交粟麵。暫勿折收銀錢。亦俟二十年後。再如內地。折銀錢例。設兵部尙書。右都御史。準回等處地方總督一員。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準回等處地方巡撫一員。或如直隸四川例。以督兼撫。不立撫。似亦可。布政使一員。按察使一員。巡道三員。提督一員。總兵官三員。知府十一員。知直隸州三員。知州二員。知縣四十員。府州之目十有四。曰伊東府。曰伊西府。伊犁東西路也。曰庫州府。庫爾喀喇烏蘇也。曰迪化府。烏魯木齊也。原設曰鎮西府。巴爾庫勒也。原設曰瓜州府。哈密也。

曰塔州直隸州。塔爾巴噶台也。以上北路。曰關州府。關展也。曰沙州府。哈拉沙拉及庫車沙雅爾也。曰蘇州府。阿克蘇及賽喇木也。曰羌州府。葉爾羌也。曰和州府。和闐也。曰吐蕃直隸州。烏什也。曰磚房直隸州。喀什噶爾也。以上南路。伊東府設縣四。以府城爲伊東縣。以烏哈爾里克爲綏定縣。以博羅塔拉爲博縣。以幹珠罕爲珠縣。四至核議。伊西府設縣四。以府城爲伊西縣。以庫爾圖爲圖縣。以古爾班薩里爲絜縣。以烘郭爾鄂籠爲鄂縣。四至核議。庫州府設縣三。以府爲庫縣。以烏里雅蘇圖爲舊營縣。以晶河爲豐潤縣。四至核議。瓜州府設縣四。以府城爲瓜縣。以蘇木哈喇坡爲舊堡縣。以賽巴什達里雅爲湖縣。以塔勒納沁爲土城縣。四至核議。塔州設縣二。以州爲塔縣。以雅爾爲肇豐縣。四至核議。其鎮西迪化兩府。現在章程已善。毋庸改議。南路關州府設六縣。以府城爲關縣。以納呼爲東關縣。以洪城爲洪縣。以魯克察克爲柳中縣。以哈喇和卓爲高昌縣。以吐爾番爲安樂縣。四至核議。沙州府設州一縣四。以府爲沙縣。以庫車爲龜茲縣。以碩爾楚克爲舊城縣。以託和爾爲館縣。以沙雅爾爲沙城縣。四至核議。蘇州府設州一縣五。以府爲蘇縣。以賽喇木爲毗羅州。以帕爾滿爲帕縣。以託克三爲四村縣。以拜城爲拜縣。以庫什塔木爲小城縣。四至核議。羌州府設五縣。以府爲羌縣。以巴爾楚克爲新遷縣。以呼拉瑪爲瑪平縣。以哈喇古哲什爲哲縣。以裕勒里雅克爲西夜縣。四至核議。和州府設四縣。以府城爲球縣。以皮什雅爲琳縣。以玉隴哈什爲琅縣。以博羅齊爲玕縣。四至核議。吐蕃州設縣二。以州爲明定縣。以森尼木爲森縣。磚房州設

縣三以州爲磚房縣以塞爾門爲塞門縣以英噶薩爾爲依耐縣四至核議武官副將以下文官同知以下應如千員另議總督駐劄伊東府巡撫駐劄迪化府提督駐劄迪化府分巡安西北兵備道一員分鎮安西北鎮總兵官一員同駐劄鎮西府分巡天山北兵備道一員駐劄伊東府分鎮天山北鎮總兵官一員駐劄塔州分巡天山南兵備道一員駐羌州府分鎮天山南鎮總兵官一員駐吐蕃州非關州屬之安樂縣督撫必皆駐北路者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昔者回部未隸天朝無不甘心爲準夷役者亦國勢然也設采辦紅銅事務監督一員用內務府人員三年更調駐劄吐蕃州其甘肅省嘉峪關設監督一員專司內地往準回販易之稅除稻米鹽茶大黃布綢外一切中國奇淫之物不許出關以厚其俗除皮貨西瓜外不許入關以豐其聚銅務關務皆所以劑官俸給兵糈也其哈密開展兩郡王皆賞給協辦府事官名號朔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道府之下同知之上各回城伯克中皆遴選一員賞給協辦縣事名號朔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知縣之下縣丞之上甘肅省以安西南路爲盡境準回省以安西北路爲首境立界石新遷人等及旗人回人等未能知書應請於三十年後立學宮設生員舉鄉試現在毋庸議其鎮西迪化現已設立姑仍舊交巡撫考試戈壁無水草處地方官踏看有可簸采金屑之地酌立條規奏聞官缺在北路者及臨戈壁者設風沙邊缺如內地煙瘴邊缺之例速其升調凡近磧之郊處處設立風神祠泉神祠歲時致祭仰祝上帝地出其泉風息於天以宜蔬宜稌頒祝文焉大郭勒之在祀典者應幾處核議大達巴

之在祀典者應幾處核議文移官事往來經戈壁皆帶泉水應頒製西洋奇器物小受多利行者又宜頒設高廣護風之具田中可用者詳蕭山民人王錫議令仿造夫然而屯田可盡撤矣屯田者有屯之名不盡田之力三代既遠欲兵與農之合欲以私力治公田蓋其難也應將見在屯田二十八萬畝零叩給與見在之屯丁十萬餘人作爲世業公田變爲私田客丁變爲編戶戍邊變爲土著其遺犯毋庸釋回亦量予瘠地一體耕種交納既撤綠旗之屯當撤八旗之戍中國駐防旗人往者別立冊籍以別於民戶回戶既有旗戶名目與回民有田籍者同故撤之而不患無所歸也應請將將軍副都統辦事大臣領隊大臣印房章京等一概裁撤其駐防之滿洲索倫錫伯蒙古弁丁等戍安西北路者作爲安西北路旗戶在天山北路者作爲天山北路旗戶南路者作爲南路旗戶伊犁將軍所領兵最多伊東伊西地亦最大出之行陳散之原野勢便令順無不給之患應與自內地駐防旗人新移到者一體歸地方官管轄但有事不得受知縣以下杖責交納時應比民戶回戶酌減十分之二以償世僕之勞如是則又慮其單也應請設立辦事大臣一員駐南路極邊羌和二州之地統領滿州兵九百名蒙古索倫兵七百名錫伯兵四十名綠旗兵六百名共計二千二百四十名以控藩部之布魯特哈薩克那木千愛烏罕各國掌各國之朝貢之務鑄總統西邊辦事大臣印一勅文一秩正二品受準回總督節制與提督巡撫互相節制布政使以下具申文總兵官以下帶刀見以昭威重其駐防兵丁於現在議裁撤者遴留至銳者其軍裝器械月餉應照內地

江甯荊州例。歲一閱。三歲總督一閱。十歲請旨。派威重大臣來西一大閱。布魯特哈薩克之人咸侍。是爲天朝中外大疆界處。以上各議。現在所費極厚。所建極繁。所更張極大。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後。利且萬倍。夫二十年非朝廷必不肯待之事。又非四海臣民望治者不及待之事。然則一損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國運益盛。國基固益固。民生風俗厚益厚。官事辦益辦。必由是也。無其次也。其非順天心究祖烈劑大造之力。以統利夫東西南北四海之民。不在此議。謹議。

### 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

臣伏處下士之列。縱觀史冊之盛。翹首昭代之蹟。遊心官書之府。仰天章之有爛。測地輿之至賾。我朝之盛。乃自羲炎堯禹以降。文儒武臣。目所不能殫。耳所不能聞。帝者號令所不能逮。史官文章所不能記。有一臣於此。遭遇隆代。明聰特達。能通文學。能見官書。能考官書。能見檔冊。能考檔冊。能鉤稽補綴。能遠遊。能度形勢。能通語言文字。能訪問。能彛記。能思慮。能屬詞比事。信或有之。其福甚大。求之先士。無有倫比者也。臣珍禱昧。乃非其倫。竊見國朝自西域盪平後。有欽定西域圖志五十卷。專紀準部回部山川種系。聲音文字。及於國朝所施設政事。箸錄文淵閣。副墨在杭州鎮江揚州。旣富旣鉅。永永不朽。臣攷前史動稱四海。西北兩海。並曰蓋闕。我朝之有天下。聲教號令。由回部以達於葱嶺嶺外。屬國之愛烏罕那木干。以迄於西海。由蒙古喀爾喀四部。以達於北方屬國之鄂羅斯。以迄於北海。回部爲西海內衛。喀爾喀爲

北海內衛。今葱嶺以內。古城郭之國。既有成書。而蒙古獨靈丹呼圖圖滅。爲牧廠。其餘五十一旗及喀爾喀四大部。縱橫萬餘里。臣妾二百年。其間所施設。英文鉅武。與其高山異川。細大之事。未有志。遂敢伸管削簡。總理其迹。闡轄其文。作爲蒙古圖志。爲圖二十有八。爲表十有八。爲志十有二。凡三十篇。私家著述。所得宛漏。不敢仰與官脩各件。絮短長於萬一。願見欽定四庫書目。箸錄文淵者。於下十私述。間蒙僥采。不遺其勤。凡若干種。竊願是書他日。附官書以傳。得箸錄四庫之末簡。則無其才也。而福與之並矣。

述曰聖祖高宗文冠古后。劖而比之。武文咸富。述天章志弟一。

滿洲祭天。則有禮書。茂彼北裔。亦攷厥圖。述禮志弟二。

古舞侏儸。廟門之下。號嘈者何。以侑詐馬。述樂志弟三。

人戴北斗。中言匪西。出地入地。測之用圭。述晷度志弟四。

內四十九。如康田功。附土默特。西旗旣同。述旗分志弟五。

如古康侯。盟用刑牛。畫社爲六。理藩所區。述會盟志弟六。

有哲卜尊。北方大師。如宗喀巴。宏於西陲。述象教志弟七。

摩騰演漢。章佳贊聖。彼徧此宏。本師所印。述譯經志弟八。

小東大東。漭漭烏龍。亦有北海。厥受則同。述水地志弟九。

古兀落素。今也卡倫。匪愛其獸。以陸人民。述臺卡志第十。  
實用九白。始自崇德。王會徵之。如典屬國。述職貢志第十一。  
教駢攻駒。詰儒失傳。北方大政。以牧代佃。述馬政志第十二。  
斯者託忒。不資豪毛。國書因之。落葉龍艘。述字類表第十三。  
民生啞啞。後立文字。聲在形先。我聽厥際。述聲類表第十四。  
天子命輿。地則必書。曰討曰巡。請詹起居。述臨莅表第十五。  
粲粲中原。有削有吞。浩彼諸藩。豈無革沿。述沿革表第十六。  
林丹旣夷。旁支具安。如鄂承不。雲初磐磐。述氏族表第十七。  
收其大人。扈入居庸。固山梅勒。轄是功宗。述在旗氏族表第十八。  
愛猷之遜。隔三百年。天聰以前。系闕弗全。述世系表第十九。  
古稱封建。聖不得已。因序自然。匪我錫祀。述封爵表第二十。  
碩矣天姬。爲之哈屯。禮官擇言。匪古和婚。述釐降表第二十一。  
準有鄂拓。蒙古之旗。如我京城。叅佐所治。述旗職表第二十二。  
推河二族。今則烏蘭。名曰寄牧。牛羊宴然。述寄爵表第二十三。

濟農岱青其汗其王漠南視之以爲朔方。述喀爾喀總表第二十四。  
帝妣天姬再世降靈。匪戚伊勳。籙於廟庭。述賽因諾顏總表第二十五。  
民貴見幾。智者全生。四衛拉特。爾安爾榮。述新邊之杜爾伯特表第二十六。  
昔也五族。今也二存。督之縣之。臣有瑰文。述四衛拉特總表第二十七。  
唐努之山。爲北屬國。臣請上言。置札薩克。述烏梁海表第二十八。  
帝平羅刹。嘗用其人。海西漠北。厥居婁遷。述巴爾虎表第二十九。  
藐叶谷渾。五部無統。和碩少文。台吉之繼。述青海蒙古表第三十。

龔欽吉思。逐蘇勒坦。何如今朝。玉茲奉版。附述哈薩克爲一表。

抱羊乞錢。西東奉藩。偕哈薩克。拱我天山。附述布魯特爲一表。

以上二表用前編脩徐松所述。

道光元年十一月朔內閣中書襲自珍撰表

蒙古像教志序

夫染衣出家。沙彌之律也。肉食不淨。大慧之聞也。諸肉勿食。泥洹之訓也。讚歎毀戒。波旬之徒也。然其生於邊地。不生地穀。以畜牧爲耕作。以血肉爲饗飮。宗教既黃。相沿已久。有乖壞色之訓。聊別白衣之儔。戒或遮之。教必諒之。蒙古五十一旗及喀爾喀四部。皆宗黃教。黃教之祖曰宗喀巴。若具云者。租卡巴羅

補阿昂查阿也。自稱文殊師利之瑚必勒罕。生于額納特珂克地。而唐古特庫車淖爾四衛拉特之地。遍相宗祖。其法嗣之派。繁衍難備述。述兩大支。曰在藏坐牀者。曰到蒙古住持者。在藏坐牀者。又分兩支。宗喀巴第一弟子曰根敦珠巴。實弟五十四輩之達賴喇嘛。是爲舍位出家之第一輩。遞傳至七輩噶爾藏加莫磋。當準噶爾擾藏時。聖祖救其亂。噶爾藏加莫磋避至青海坐牀。聖祖送之。俾歸于藏。至今傳付不絕。皆以其呼必勒罕爲之。此一支也。第二弟子號爲班禪額爾德尼。名曰刻珠尼曲結。若具云者。刻珠尼馬曲結嘉勒布格爾也。至弟四輩。名羅卜藏曲結嘉勒燦者。始與蒙古通。自蒙古至盛京。受我太宗皇帝冊封歸死。後其瑚必勒罕遂有喀木之地。又九傳矣。此一支也。兩支外又有兩小支。一曰紅帽噶瑪巴。一曰黑帽沙瑪納。皆稱呼圖克圖。避達賴班禪位號。沙瑪納呼圖克圖之後。日就衰滅。噶瑪巴之後。近世有林沁班珠爾者。稱沙布嚨於庫車淖爾。爲庫車淖爾察罕諸門之屬僧。則並不敢號呼圖克圖矣。其來蒙古住持者。又分三支。最先者曰帕克巴巴喇密特。是其道北行之始。凡六傳。至元順帝時阿難達瑪第喇嘛。與帝爭政事。怒而歸于唐古忒。中絕凡八九十年。而索諾木札木蘇重至。又十餘傳。至邁達哩止。爲一支。宗喀巴有弟三傳嫡嗣曰蘇爾第。其瑚畢勒罕。託生喀爾喀地方。稱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又兩傳進丹舒克於世。祖朝至今凡十六次。瑚必勒罕號位。亞於西藏之達賴。而幾與班禪埒。又一支也。康熙間有喇嘛章佳胡圖克圖。自藏來朝。其人乃是第六輩達賴羅卜藏札木蘇之支嗣。聖祖優禮之。命其住持。

于多倫諾爾之覺宗寺。其第二次瑚必勒罕。世宗優禮之。命其住持多倫諾爾之善因寺。其第三次瑚必勒罕。賜對高宗朝。大加獎異。命其來京。更定大藏經咒應真名號。乃取自後漢至唐各譯主所譯。悉以今藏語更校成。又以其國首楞嚴已亡。借此土本四譯而歸。又佐莊親王辦理同文韻統。於四十一年跌逝京師。今又再瑚必勒罕矣。是最盛而最後出又一支也。五支之徒。其論輪迴因果報應。與古德神不滅論合。其論劫初形狀天地衆生日月種種成立種種出生次序。與樓炭經合。其書與符印明合。其念咒與聲明合。自漢以來。譯經之例。例不翻咒。疏抄之例。亦不妄釋。咒是密語。咒是祕印。佛無祕密義。有祕密語。既不譯不疏。徒恃音準。音若不準。妙陀羅尼雖誠求之。亦恐迂寫矣。今按自修多羅至優波提舍。各有神咒。小者取用禁制神鬼。作諸幻術。大乘之咒。三世諸佛由此出興。不可思議。具如首楞嚴說。且凡外道六師。亦能幻出宮殿天龍女樂大火大水。乃至幻一日演成極長。幻長日促成剎那境界。種種靈怪。咒聲靈故。符佛口故。又凡人世所求年命五欲。誦咒皆得。咒聲靈故。符佛口故。以上之事。天竺神僧生于拉撒。視爲固然。卽蒙古道高喇嘛。尙能近似。而此震旦耳根非劣耳識非殊。雖有高僧。不臻神悟。故撰象教志。專以推尊因明門中聲明一門。而非讚歎夫食肉衣黃墮邪師見也。

三

蒙古水地志序

河由來受者三部曰烏喇忒曰鄂爾多斯曰歸化城土默特羣水南來受者七部曰喀喇沁曰土默特曰敖漢曰奈曼曰翁牛特曰巴林曰喀爾喀左翼水東行入黑龍江未至句經大川四曰潢河曰大遼河曰諸尼江曰混同江水北行入色楞格河未至句經大川三曰愛畢哈河曰土喇河曰鄂爾渾河黑龍江入東海色楞格河徑俄羅斯入北海東以黑龍江爲主其目四又其目曰受某部某某水北以色楞格河爲主其目三又其目曰受某部某某水具如志以西塞小水附黃河流入中國者別爲卷

### 蒙古臺卡志序

惟皇地祇爲主山川不能自辨自位是故古昔書有八索以政其人民周之諸侯史氏率不能讀其名存者有戎索有周索以侯以公以郡縣以城郭以行國皆將於是乎東於是乎西於是乎南於是乎北我國家君蒙古五十一旗喀爾喀四部地且二百年一吏不妄行一馬不妄芻一兔一鹿不妄趨走是亦有政撰臺卡志志郵志新郵志喀爾喀自備郵志鄂博志察哈爾牧廠鄂博志卡倫志圍場卡倫志柳子邊郵句康熙三十一年議自古北口至於烏朱穆秦置臺九又自獨石口至於蒿齊忒置臺六又自張家口至於四子部落置臺五又自張家口至於歸化城置臺六又自殺虎口至於吳喇忒置臺九又自歸化城至於鄂爾多斯置臺八又自喜峯口至於札賴特置臺十有六新郵句乾隆三十四年議喜峯口路札賴特盡處起置郵十有四古北口路烏朱穆秦盡處起置臺六殺虎口路烏喇忒大路外置臺七張家口路自

四子部落盡處起。置臺十有六。穆哈哩喀遜爲起處。哈拉尼敦爲住處。喀爾喀自備郵。句東路首站曰尼爾得尼拖羅海。曰他爾袞柴木達。後路首站曰肯特山。西路首站曰哈拉尼敦。三音諾顏首站曰博羅布爾哈蘇。凡冊汗冊王冊妃冊格格賜賻賜祭。天使至皆設之。汗王貝勒公等。自備夫馬警晨夜伺畜牧。過則徹焉。鄂博。句以山爲鄂博。以河爲鄂博。以壘爲鄂博。二十五部落如其境。察哈爾牧廠鄂博。句以山爲鄂博。以河爲鄂博。以壘爲鄂博。八旗如其境。卡倫。句以山爲卡倫。以河爲卡倫。以樓望爲卡倫。二十五部四喀爾喀如其境。圍場卡倫。句規高以爲之卡倫。句於陟於阪於釜於隰。山之隰。川之隰。東。句柳于厓口。句西。句柳于濟爾哈朗圖。句北。句柳于塞堪達巴漢色欽。又柳于阿魯色呼。又柳于阿魯呼魯。又柳于英格。又柳于拜牲圖。乃西柳于庫爾陀羅海。又柳于納喇蘇圖和碩。又柳于沙勒當。又柳于錫喇札巴色欽。絕南。句柳于木壘喀喇沁。又柳于古都古爾。又柳于察罕札巴。又柳于汗特穆爾。又柳于納喇蘇圖。乃西柳于噶海圖。又柳于卓索。又柳于什巴爾臺。又柳于麻巴圖。又柳于博多克。遂西柳于珠爾噶岱。又柳于蘇克蘇爾臺。又柳于卜克。又柳于燕子窩。又柳于卓索溝。絕西。句柳于察罕布爾臺。又柳于阿爾散朗。又柳于尼圖。又柳于齊呼拉臺。又柳于布哈渾余。又南柳于海拉蘇臺。又柳于姜家營。又柳于西燕子窩。又柳于郭拜。又柳于和羅博爾奇。東柳于巴倫克得伊。又柳于烏喇臺。又柳于錫喇諾海。又柳于納林。又柳于格爾齊老。柳在外。卡倫在裏故地。句周陸之中。若爲翁牛特故地。若爲喀喇沁故地。敖漢故地。奈曼故

地土默特故地。巴林故地。喀爾喀左翼故地。茲事嚴武。旣麗旣博。號令散見。未有總述。於古之世。帝朔未或訖也。王教未或經也。由今之年。文符武節。所以旌也。舜跡禹踵。所以步也。按籍受成。里史之書與。

### 蒙古聲類表序

自國語以至額訥特珂克土伯特。以至天山北路準部南路回部。皆有方語。則皆有字頭呼韻之學。而五十一旗部屬及喀爾喀四大部反無之。今蒙古語言文字具在。沿流以溯原。因子而識母。因其自然而不惟師心之尙。能之乎。曰不能。則無爲貴聰矣。但其義迥觸手鉤棘。道出於天。籟無不同。法成乎人。例實不一。自國書十二篇外。經典白氈。同爲世尊之所宜說。同是阿難之所結集。譯祖東游震旦。筆受一經之文。先後數譯。尙爾乖迕。若夫神珙所製。司馬光所圖。與德幹必特雅星哈所受。通密繖布喇所傳。乾隆初印。承睿指。或煩定正。而後臚列整齊。源流明備。各還其一家之言。重以準部有託忒體。回部有彈舌聲。下士謫愚。寔搜博采。求其貫通。不亦勞矣。今先舉諸家各不同處。然後準的。可得而采。義迥可得而擇也。諸家不同。約有七事。按僧伽婆羅譯師利問經。舉五十字。不空譯文殊問經。舉五十字。竺曇摩羅察譯光讚般若經。舉四十一字。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舉四十二字。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經。舉四十二字。元奘譯大般若經。舉四十三字。佛馱跋陀羅譯華嚴。四十二字。實叉難陀譯華嚴。四十二字。地婆訶羅譯華嚴。四十二字。三藏般若譯華嚴。四十二字。不空譯華嚴。四十二字。金剛頂經五十字。曇無讖譯大般若涅槃經如來

性品六十二唱實舉五十字。六十二字約以十四音有重見之字故止五十也。有初短次短次長三種。凡十

三種皆一母一聲。欽定天竺五十母。西番三十母。回部二十九母。皆同。惟聖朝國書之母則以阿額衣鄂

烏諤六字爲第一類。餘至十二字不等。如八撥逼以準部十五母。則亦以阿至互七字爲第一類。餘亦七

字成類。而非以額依等字爲所生之聲。此例之異者一也。天竺母所生可舉者一千二百十二字。西番舊

六字。紗輟阿妻鴉合齊雅合齋雅合凡六。所生纔二十四字。合新舊三十字。所生可舉者共四百三十四字。回部所生字單

字一百七十四字。連字則以一字領二十八字。輪流統領。又兼本字自領。本字如阿阿衣衣烏烏之屬。計

八百四十一字。共計一千零十五字。國語則除第一烏珠爲十一部之綱。其第二部起自阿衣額衣阿拉

額拉以下。共生一千二百四十餘字。而準部十五母。尙無推衍成圖之作。準部若以國書比較。只中華

見溪羣疑卅六字。舊法有演出十二攝各四聲者。又藏經十三種。惟華嚴實又難陀本。每卷畢唱演三節。

每節十字起至十四五字不等。而仍收聲於第一字。是亦譜生聲之例。而彼十二家無聞。此例之異者二

也。同爲母生子。而所以能生。又分兩種。國書仿照天竺之例。定有主輔二類。其字之收聲於阿者。定納阿

至譬阿二十四字。爲輔字也。阿至鄂六字。主字也。第一部之納奴窩起皆收聲於阿皆輔阿而行。天竺自阿至阿斯十六字。主字

也。自嘎至嘎利三十四字。輔字也。涅槃凡六十二唱。而佛言十四音。亦具主輔之理。餘如西番之三十母。

卽不能分主輔矣。而餘十二經。準之託忒。皆不能分矣。且西番舊六字。無所配合而生聲。實又難陀本無

所配合而生聲。卽回部加記號之百七十四單字。不能不以爲子。而以爲二十九頭之輔也。蓋單字從字母生。連字又從單字生。比各家又中隔一重。如算法家之有祖孫位。是其特異。然亦無所配合而生聲。司馬氏以十二攝演神珙近之矣。但上爲雙聲。下爲疊韻。一言瞭然。不必謂之配合而生聲。此例之異者三也。南北等韻各家。或用喉舌唇齒分配陰陽。而難有定論。惟元人周氏作中原音韻。不用分配。而陰陽乃確乎不易。人之喉舌唇齒皆各兼陰陽。豈必分配乎。周但以字區之。南北人皆同之。此例之異者四也。恭稟睿指。國書以阿字爲元聲。實挾古來聖神未發之祕。胎八極於一喉。自然之符也。大藏十二種皆同。天竺同。準部同。而間有小異者。西番之不於發聲也。回部之不於字頭而於化單字也。迦槃之不於第一而於第四五六七也。又覆見第十三字。推本以譚西番自阿努之子通密繖布喇至天竺。取三十四字歸。刪其十一。加舊傳紗等六字。又加兩國同舊有之阿字爲卅字。見徹辰薩囊書。則原非以爲殿後字。而章佳國師叙次之小倒也。回部之單字一轉移而卽成愛里普固卽阿也。迦槃之首三噫。以義從非必以聲從也。皆不出大聖人指授之範圍矣。雖小異不閤大同。惟大同可臚小異。此例之異者五也。中國等韻諸家舊法無文空圈記聲。其二合之字。獨見佛經瑜伽師地論中。𣎵字是也。實又難陀於所生字每用圈。於母字則始用二合。室左是也。三合者僅一見。曷撮多是也。梁時僧祐作梵漢譯經同異記。辨之博而見之早矣。今準部亦只二合無三合。欽定天竺西番皆至三合。謂所生字字母。則以二合而止。無四合。國書回部書乃有四合。回部竟至五合。舌愈捷而法愈遽矣。此

例之異者六也。天竺西番有紗補住吉固徵卜納囉雙納囉哈蘭答雅答克巴魯達札麻嚕烏巴達麻諸記號。回部則有則爾則白爾帕尺都則爾都則白爾都帕尺諸記號。因思大海烏巴什等之因蒙古書加圈點爲國書。亦卽此例。蓋以形命聲而不必本有其聲。并不必別辨其形。至敏捷也。餘家無之。此例之異者七也。今欲推見蒙古字母。則諸家之法具在。其若之何。而用所常用。棄所當棄。立於不可易之地哉。按明初陶氏曰。元國字以可侯爲母。此言巨繆者也。則恭援小兒初生之聖訓以斥之。至其都數。則定以十部。每部之數。則以三爲例。凡三十聲。爲第一總圖。兼用百五音隸十五類之例。天山北路與喀爾喀接壤。同祖故也。不以第一頭爲九頭之綱。不必於巴博卜下收聲於阿。不必配有主輔而生聲。此則不泥於例也。三十字中有兩字書成一作一聲讀者。凡五。其二十五皆單聲也。所生之圖。首分陰陽兩大支爲兩圖。何爲陽。以中國有平聲無上聲之字爲陽。何謂陰。以中國四聲具足之字爲陰。此元人周德清例也。陽凡十七母。陰凡十三母也。陰陽各舉字七倍於母。餘可以推也。又使卅頭以一領二十九。互相領而疊書之。上書大。下書小。成一圖。得九百聲。回部連字例也。又於三十頭之下。各加一瓊都記號。各成一聲。又於三十頭之下。各加一天竺雅答克記號。改成一聲。又於三十頭之下。各加一吉固記號。改成一聲。共又得九十聲。回部單字例也。第五第六第七圖。猶國書總圖外之十一圖也。其書連字樣。則亦國語及天竺例也。有二合三合四合無五合。參用國語天竺西番例。而不用回部例也。每頭之下。必註明今蒙古語之某句。

某字以見圖爲蒙古作也。蓋爲圖凡七。爲聲凡一千四百有十。第一母阿字阿實達。第二和字和拉哈。第三伊字伊蘇。爲一類。第四母巴字巴拜岱。第五母博字卓齊博。第六卜字實喇卜。爲一類。第七母圖字圖吉思。爲一類。第八騰字騰吉思。第九坦字哈坦。爲一類。第十哲字哲卜尊。第十一札字札木楚。第十二春字庫春。爲一類。第十三蘇字舒蘇。第十四蘇圖和即阿之轉索圖即蘇圖。第十五索圖之轉如笛家之有兩指聲。爲一類。第十六喇字喇呼。第十七拉厄字轉喇。第十八朗字達朗達。爲一類。第十九穆字穆薩特。第二十曼字曼濟。第二十一穆爾字穆之爲穆爾猶蘇索之加。爲一類。第二十二母諾爾字諾穆親。第二十三囊字他布囊。第二十四鼎字鼎之爲鼎。爲一類。第二十五丹字羅丹。第二十六等字鄂等答。第二十七特字土默特。第二十八棍字棍楚克。第二十九肯字色微肯。第三十克字克呼。爲一類。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不譽顏色已八年。自珍至京師之前一月。始聞西命。吾師禁近大官。出萬里之磧。統甲一旅。同朝者惜公。門下士爭慰公。自珍謂內廷少吾師一人。天子未闕於侍從。漢大臣得罪者。或削職歸田里。吾師猶冠三品冠。以大臣印行。且翰林多不更於政。部閣又不足以老公之才。吾師感激報効。隴在今日。故於庚午同年之公郵而西也。附區區所欲言者。以訊於隊下之吏。吐魯番故無領隊將也。自闢展移駐後。遂與四大城踞尾而五。自素賚璫襲爵後。南路無事。遂五十年矣。南路之民與準部異。性情儒直一異。面貌平正似

內地兩異其文字聲音易通曉三異故天心之待之亦大與準夷異我高宗皇帝豈樂於窮武以炫史乘哉我國家坐食數千城何貪於準夷哉實以準夷迫逐回人北徙而南天愍回人之無辜故開高宗皇帝起之鄙邑隸之天廷出之幽谷暴之白日準夷又積狡爲叛其性惡自祖先而然氣感於天而怒觸於帝高宗一天也是故準噶爾故壤若庫爾喀喇烏蘇若塔爾巴噶台若巴爾庫勒若烏魯木齊若伊犁東路西路無一廬一帳是阿魯台故種者觀天之不慈不佑於準部卽知其不絕佑於回部巨物不兩立亦不兩仆回部多古民叢叢蟲蟲漢世三十六城之孽裔尙有存者天存之高宗存之也高宗一天也自波羅泥都霍集占助逆背德高宗始用兵于回烏什之叛乃再用兵于回然而兩和卓木之罪視準夷之達瓦齊阿睦爾薩納爲綱烏什之酋長罪視兩和卓木爲又綱微大和卓木之殺阿敏道一事地雖大高宗不欲取民雖富高宗不欲臣泊乎臣之取之回國亡而種姓不亡或一姓亡而羣姓不亡阿渾伯克得翎頂以從滿州世臣之後甚至如烏什之滅聖天子且未嘗如搜捕準夷例故曰高宗一天也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天天而已矣天高宗而已矣鄰國者國之鑑也吾師亦知烏什往事乎素誠者旗下役也叨竊重寄爲領隊大臣占回之婦女無算笞殺其男亦無算奪男女之金銀衣服亦無算烏什殺素誠以叛烏什之叛高宗且撻伐且憐哀聖諭以用素誠自引咎御製詩時以激變爲言謂素誠死有餘罪納世通卜塔海之誅也非以失機也以平日擾回也明將軍阿將軍之出也非爲素誠報仇也以警羣回也至聖至明

未嘗稍有偏護及好殺之意。嗣後各城相顧。自疑自怖。數十年來。上賴朝廷德厚。下賴賢將軍賢大臣等。明示胸肝。告以天朝雖疆回地。斷無喜殺回人意。大臣皆奉公法。屯說戶演。賴以无事。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駝羊視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回人皆內地人也。皆世僕也。回人老於禍福。最老久祭天而祈。拜佛而誓。寫氈而記之。刻刀而銘之。以烏什爲恐。吐魯番爲南路建首地。一王歸然。有僕三千戶。皆以吐魯番爲望。恐之言曰。莫更爲烏什矣。望之言曰。安得如吐魯番矣。故吐魯番安。而四大城皆安。四大城安。而天山南路舉安。天山南路安。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天山北路安。而安西南路北路舉安。伊犁將軍無內顧之憂。蘭州總督無外顧之憂。如此則回部之紅銅常貢於法局。回部之大頭羊常充於天廚。吾師乃不媿爲高宗皇帝之臣僕。夫高宗皇帝之臣僕。回長之所敬也。回民之所愛也。郭勒之神。達巴之靈。亦必福吾師矣。且吾師亦知準噶爾部之所由屠滅無遺種乎。珍又有說。始噶爾丹入居喀爾喀。賽因諾顏部。超勇親王未稱賽因諾顏汗時不過北陲一嗜肉之獸。不但東南不近札薩克。東不近牧廠。而且以西論。并不有後來準部全地。亡何漸念貪。漸念忿。入寇赤臣土。謝兩汗兩汗。亦有邊竟細夫不勝。而入控聖祖。我聖祖乃奮天威。三起而三逐之。每一次之入。必深於前次。聖祖之剋懲之。亦嚴於前次。卒至噶爾丹棄地西走而死。謂可以集矣。不幸而其兄子能收舊人。又不幸而其族收其西竟地。又不幸而輾轉強大。不北噬而西嚙也。遂回部。擾青海。直西藏。鄰俄羅斯。我朝一祖二宗。三

世西顧。龍顏焦勞。幸而其國篡弑相繼。幸而三策凌來歸。幸而阿睦爾薩納來歸。謂可以集矣。詎知幸者皆不幸之伏。不幸者又幸之伏。幸不幸凡幾相迸激。而遂致我高宗皇帝之大怒。帝怒於上。將帥怒於下。自天而下。自地而上。大蹂大搏。千里一赤。睢盱之鬼。浴血之魂。萬億成羣。秦岱不錄。天帝不直。何爲而至是哉。彼回部者。亦有經卷。亦談因果。試召阿渾而問之。因何其細。果何其大。抑造因之時。能豫知果之至如是哉。是故今日守回之大臣。惟當敬謹率屬。以導回王回民。刻刻念念。知忠知孝。愛惜翎頂。愛惜衣食。嗟誦經典。耕者毋出屯以墾。牧者毋越圈而刈。上毋虐下。下毋藐上。防亂於極微。積福於无形。則可謂仰體上天好生之德。乃亦毋負高宗用兵之意者哉。若夫議遷議設。撤屯編戶。盡地力以劑中國之民。自珍另有西域置行省議一卷。用厚白紙寫上塵覽。珍受恩最深。受恩最早。故敢越分而多言。惶悚。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

內閣中書本館校對官龔自珍。上書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閣下。本館現在續修大清一統志。自乾隆三十九年書成後。伏遇今日重修。欣賀无量。續者纂其所未載。修者訂其所已成。自珍與校對之役。職校讐耳。書之詳略得失。非所聞。亦非所職。雖然竊觀古今之列言者矣。有十言於大夫後進言於先進之言。有僚屬言於長官之言。僚屬言於長官。則自珍職校讐。而陳續修事宜。言之爲僭。爲召毀。士言於大夫也。後進言於先進也。則雖其言之舛。先進固猶辱誨之。自珍於西北兩塞外部落世系風俗形勢原流合分。曾

少役心力。不敢自秘。願以供纂修協修之采納。而仍不敢臆決其是否。特中堂以下之必辱誨之也。不得以官牘請爲書一通。如干條如後方。

一欽定西域圖志及皇朝文獻通考四裔考。皆於西邊新疆外。臚屬國一卷。西邊有布魯特哈薩克愛烏罕納木干安集延痕都斯坦諸類。舊志約略開載。竊謂西有西屬國。北有北屬國。北屬國之情形。與西國尤不同。北屬往往錯處喀爾喀伊犁之間。東北則錯蒙古黑龍江之間。天朝亦往往用其兵力。如烏梁海。則聖祖平漠北用之。高宗平準噶爾用之。巴爾虎。則聖祖平羅利用之。科布多七旗。則以貿易至無虛月。皆見忠惻。非安集延等孤懸蔥嶺者可比。是故欽定蒙古王公表傳。則嘗取科布多之扎哈沁一旗。考其世系。書其功績。以壯盟府之藏。而烏梁海一國三支分處。自訪噶爾丹招降後。和羅爾邁遣使貢貂。至今年班不絕。在唐努山者。則有和羅爾邁見檔冊在阿勒坦淖爾者。則有特勒伯克札爾納克皆見檔冊。於功不爲尠矣。於恩不爲綢矣。舊一統志於新舊藩服外。一字不及之。疑於無此屬部者然。今開館續修志。似宜行文理藩院徵檔冊。將三處烏梁海頭日宰桑各部落畛送館。以便增補。

一本館現存貯聖祖聖訓及平定羅刹方略一書。方略爲文淵閣未箸錄之書。內各有巴彥虎事蹟數條。各官書於巴彥虎皆不及之。但稱巴彥虎現有借牧呼倫貝爾一事。按巴爾虎舊牧。當在尼布楚雅克薩城之間。與內藩之烏珠穆秦地勢正相直。宜檄理藩院行文黑龍江將軍。將其頭日遷徙年月部落界移。

送到館。本館以聖訓方略核對之。即可纂補。

一扎哈心族類雖細。已蒙欽定表傳臚入。宜將禡木特一旗現在牧科布多之何所補入北屬國。如補烏梁海巴爾虎之例。

一北之有科布多。猶西之有青海也。青海爲部五。而科布多爲部七。考現在檔案。其不與商民通市者二部。曰土爾扈特。曰和碩特。其與商民交易者五部。曰杜爾伯特。曰額魯特。曰明阿特。曰札哈沁。曰烏梁海。此七者惟札哈沁得上見於表傳。六部無聞。表傳原爲紀功績而作。無功者不書。一統志地書也。焉得而削之。考科布多地界。在喀爾喀之西北。伊犁東路之東南。宜行文叅贊大臣。將札哈沁及六旗土界旗分。一一移覆本館開載。又此處烏梁海之與唐努山三烏梁海。同異合分之故。遷徙之年月。可一并移覆。藉略見焉。按此在科布多與哈薩克接壤之處。距唐努山三支太遠。故疑非同類。

一北厄魯特者。本準噶爾綽囉斯同族。阿逆未叛時。首先來歸。詔隸三音諾顏部。據理藩院檔冊。係現在附盟於齊齊爾里克地方。見旗二爵二貝子二人。一係厄魯特旗。一係厄魯特前旗者是。與皇朝文獻通考合。舊會典稱。一旗先駐達拉爾河。一旗先駐喀爾喀河。文獻通考襲是語。按欽定王公傳。係阿喇布坦一族。先牧喀爾喀河。後牧推河。後乃徙牧烏蘭烏蘇。丹濟蘭一族。先牧喀爾喀河。後牧西舍穆稜。後又牧

推河後乃徙牧烏蘭烏蘇。年月皆在。始皆當僭推河厄魯特也。繼皆當稱烏蘭烏蘇厄魯特也。何有曾牧達拉爾河之文。舊典一歧矣。於烏蘭烏蘇外。別出推河厄魯特之號。似乎以阿喇布坦族爲烏蘭烏蘇。以丹濟蘭爲推河者然。兩歧矣。細繹王公傳。推河始立六旗。一旗是輝特。一旗是賀蘭山之分支。與此無涉。此共四旗。茂海一旗。叛亡亦弗數。阿喇布坦之兩旗。後并兩札薩克爲一。兄終弟及。兄無嗣。故其一旗則丹濟蘭子也。舊會典係乾隆二十六年所修。此并旗年月。亦難臆斷。大約與典不甚相先後。典乃僭烏蘭烏蘇爲兩旗。而不連所謂推河者數。若曰從其朔。則朔當是五旗。何但二乎。三歧矣。舊典外。余所藏戊戌內版摺紳書與典同。又王公傳王公表。皆僭丹濟蘭先封貝子。其子先封公。後封貝子。並無先封台吉語。舊典及戊戌內板摺紳皆於烏蘭烏蘇。則注曰兩旗貝子二人。於推河則注曰一旗台吉一人。四歧矣。官書處處不合。再四攷訂。惟有敬遵欽定王公表傳爲的。餘書盤戾糾紛。而舊一統志遂一字弗及之。無可考。

一所貴乎重修者。謂將糾舊誤補舊闕。亮非抄襲沿承而已。舊一統志於兩增牧地既不道及矣。而於西套賀蘭山厄魯特之下忽注云。一旗係阿喇布坦裔。一旗係丹濟拉裔。賀蘭山在青海之東。烏蘭烏蘇在沙磧之北。相去將六千里。一係綽羅斯族。一係和碩特族。今置和羅理名氏於不問。以北人之祖先。移贈於西。亦豈舛之細者矣。糾而正之。諸公豈有意乎。

一舊志於青海下舊書云青海爲四衛拉特之一。於西套下又注云四衛拉特中北厄魯特居其一。攷四衛拉特皆在天山北路準噶爾地。一綽羅斯。二杜爾伯特。三和碩特。四土爾扈特。後土爾扈特逃往俄羅斯。乃補入輝特。見於高宗皇帝御製文及種種官書種種檔冊無弗合。青海是地名。非部落名。非種族名。其地則和碩特族居之。後輝特有居者。後土爾扈特種有居者。後綽羅斯種有居者。後北方之喀爾喀種有居者。又番僧察罕諾們漢之屬僧亦編旗而處之。將合此六者而指爲四之一乎。北厄魯特乃綽羅斯之一支。以北爲四之一。將置其全部於何稱。今之脩官書者重至此。其謂之何。

一西套厄魯特兩支。一和碩特。一土爾扈特。皆與青海近。戊戌內板摺紳臚序青海之後。不誤。舊會典乃於兩支中夾敍一烏蘭烏蘇。失之矣。舊一統志僅開載賀蘭山之厄魯特。而不載額濟內河之土爾扈特。應補。

一地名半以種族而得名。人皆知之。至地有以人徙者。無城郭之民類然。如明時兀良哈三衛。福餘衛是。嫡會所居。出口卽是。泰甯衛出關卽是。始則地因人得名。繼且挾地名而徙。今之烏梁海遂爲皇朝極北竟矣。和碩特有借牧科布多者。嘗見科布多大臣章奏。遂僞其一區爲和碩特矣。札哈沁本西域汎卒之稱。自安放科布多後。北方遂增一部落稱呼矣。舊地名新地名。類此者極多。考沿革者宜略知此。一修書宜略知鈎稽法。如四衛拉特三有姓。獨土爾扈特無姓。由後言之。雖謂土爾扈特卽是姓可也。謂

和碩特卽姓和碩特。無不可也。由前言之。固皆以地名爲姓。敢據徹辰薩囊書。稱其出恭博地方。定土爾  
屬特爲恭博姓。

一衛拉特是五族公共之稱。各種官書。獨於綽羅斯一族。則單稱厄魯特。不知始於何例。然如西套賀蘭  
山及青海之厄魯特。廿有一旗者。細考實非綽羅斯。乃和碩特也。與它處又不畫一。今宜定一例。連姓稱  
綽羅斯厄魯特。而西套青海皆改書和碩特。

一青海四部爲旗二十有九。此外實尙有綽羅斯遺民一類。於乾隆二十九年。前移徙。而無編旗明文。歷  
來只數四大部。無遺其一。舊志因仍。宜一而行文。貴德循化。辦事大臣查覆。一面恭檢欽定平定準噶爾  
方略續編開載。

一各處里差經緯度數。舊典頗多舛。如阿霸垓阿霸哈納爾。皆左翼有之。右翼無之。左右翼里差斷乎弗  
同。又如科爾沁六旗。只詳一旗。鄂爾多斯七旗。只詳一旗。宜行咨欽天監考補。

一引書用舊說。宜加排比。各具體裁。官書中如三通大抵沿舊文。少所發摛。如撰七音略。取之欽定同文  
韻統。撰六書略。取之欽定西域同文志。夫西域同文志。專爲譯西而作。故於國書下先注明西域書。乃次  
各種書。而所臚僅西域地名。山川名。若以皇朝全代全輿論。西域亦一隅之一隅。自宜分類博徵。備  
詳訓詁。以清文鑑爲主。以滿漢官名地名舉例。不得以西域山川舉例。是撰皇朝六書略。而獨以西域爲

主矣。三通爲本館朝夕編摩取材之書。故特發其凡。以勸慎重。

一舊志驛站下云。自獨石口至嵩齊。祇九百餘里。爲一路。置驛九。考理藩院檔冊。稱實六百里。置郵六。又志於古北口喜峯口外。載乾隆三十六年之新郵。而張家口外亦有新郵。自穆哈哩喀遜爲新站起處。哈拉尼敦爲住處。凡十六站。何以失載。又喀爾喀汗自備之郵站。亦宜略志一二。俾往來天使。知厥隘略。一回部風俗。亦佛教之支流。其人祖曰阿旦。其教祖曰默赫爾默特。其師曰阿渾。其同種曰穆哩斯瑪奈。其學問曰二令。戒邪淫。戒殺。戒妄語。戒酒。戒盜。其字頭始愛里普。其曆元亦不拘。至朔同日分秒無餘之法。而自成章節。不置閏。大約爲西洋新法曆書之所祖。或云。頗近授時曆也。其教實與西洋耶穌教大異。唐時流行中國之景教。水經注之祆祠。自是耶穌教。非默赫爾默特教。皆佛典所稱九十六種旁門之一。要之。比於準部之黃教。食肉衣黃之制。不猶未遠佛意哉。自珍另有內典旁師考一篇呈覽。竊按在西洋則爲耶穌教。在蒙古準部則爲宗喀巴教。在回部則爲默赫爾默特二令教。風俗一門。宜區以詳焉。以彰兼收並畜之蹟且盛。

一西域屬國如布魯特之在南部。哈薩克之在北部。向於天朝恭謹。各官書只記大概。今中書徐松在西域時。曾鉤稽兩部世系地界沿革。成兩表。當代奇作。此可以沿用者。

一西藏亦有屬國。猶喀爾喀之附見巴爾虎烏梁海科布多回部之附見布魯特。安集延痕都斯坦。準部

附見哈薩克之例。曰廓爾喀實最大。其次曰作木朗。曰布魯克巴。曰哲孟雄。曰落敏湯。皆宜附見。廓爾喀本名巴勒布。國初巴勒布三罕。曰葉楞罕。曰布顏罕。曰庫庫木罕。於雍正九年各奏金葉文遞哈達譯出。詞旨甚恭順。命以玻瓈磁器賞之。後三罕合爲一。故巴勒布益強大。戊申辛亥兩用兵。亦皇朝巨事實也。風俗形勢宜備載。以上都一十八條。皆舉其炳炳顯顯者。餘小事頭緒。尙多未易罄宣。懼循襲而不改。闕略而不補。顛舛而不問。苟簡而不具。棄置而不道。回護而不變。有重修之費。有重修之名。將使後之專門者靡所鏡也。中華文獻夥有通人。無甲第名位。弗敢妄議。惟此類語言文字。求之親到其地者。尙或懵昧。答不中問。可知從事鉛槧之難。珍雖非絕詣。自是孤學。倘蒙垂擇。致爲榮幸。而於己非有利焉。不勝悚惶待教之至。

### 與人箋

諉檢各件敬檢上。青海本番地也。番子是吐谷渾之裔。唐以前實強。後少弱。亦不失爲大國。一見逐於正德間之蒙古阿爾禿斯。再見逐於國初衛拉特固實汗。三見逐於三傳之羅卜藏丹津。羅卜藏丹津者。叛世宗朝。以覆固實祀。故今之青海和碩特。則並非固實嫡種矣。令和碩特二十有一旗。是不從羅卜藏丹津叛者。餘其喀爾喀一旗。輝特三旗。土爾扈特四旗。皆以雍正末乾隆初陸續徙往。以地未實。故與和碩特分居番子故地。天道好還。強弱迭代。今番子之事。必聲言報先世之仇。名近正。力近強。必非各旗所能

禦。遑中諸旗距番遠。尙可自活。河北之帳必危。自然之勢也。聖者貴因天運之自然。矧番子未嘗獲罪天朝。古未有外夷自相爭掠。而中朝代爲之用兵者。且蒙古亦何可令之強。強卽弗恭順。傳曰。犴糠及米。羅卜藏丹津之前事。可爲之續邪。番人蒙古皆信佛。大喇嘛察罕諾門汗一旗最富盛。貧番子往往賴其牛羊以活。喇嘛位號。在西藏達賴之下。并在漠北哲卜尊丹巴之下。僅與後藏班禪比。若朝廷許進其位號。許造廟宇。必肯出力。以佛法兩勸而兩罷之。不調一兵。不費一粟。以外夷和外夷。智之魁也。今兵力物力。皆非開邊釁之會。克則殺機動。不克則何以收事之局。於事前思之。惟大喇嘛雖富而弗傳子。雖有功而無後患。無事則無患。有事則可用。此列聖尊崇黃教微指也。走雖明習。何敢妄論邊事。承咨采再四。故條出大槩。以附直而勿有之義。其地形道里各件。程府丞昔歲開斜方而得之者。想明核。走處僅一分。覽畢當見還也。不餽。

壬午十一月八日

# 定盦文集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 卷下

### 五經大義終始論

昔者仲尼有言。吾道一以貫之。又曰。文不在茲乎。文學言游之徒。其語門人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誠知聖人之文。貴乎知始與卒之間也。聖人之道。本天人之際。臚幽明之序。始乎飲食。中乎制作。終乎聞性與天道。民事終。鬼神假。福祿應。聖蹟備。若庖犧堯舜禹稷契臯陶公劉箕子文王周公是也。謹求之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民之耳目本乎天也。民之耳目不能皆肖天。肖者聰明之大者也。帝者之始也。聰明孰爲大。能始飲食民者也。其在序卦之文曰。物穉不可不養也。屯蒙而受以需。飲食之道也。其在雅詩歌神靈之德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故飲食繼天地。又求諸禮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禮者祭禮也。民飲食則生其情矣。情則生其文矣。情始積。隆隆然始盈也。莫莫然求之空虛。望望然始相與謀曰。使我有飲食者。父歟母歟。父母非能生之也。殆其天歟。乃率其醜。取其仂。以報於天。蓋仰而欲天之降

之也。再相與謀曰。父與母與。曷爲不與我共飲食與。則弗之見矣。乃號其醜。取其仇。以報於淵泉。蓋俛而欲父母之假之也。三相與謀曰。非天也。非父母也。孰使我以能飲食與。則弗之見矣。於是號其醜。取其仇。以報聖之人。蓋每食四望而欲其降之也。若其教之降首屈股下上手與其下上手之數以差。由中古作。故曰觀百禮之聚。觀人情之始也。故祭繼飲食。夫禮據亂而作。故有據亂之祭。有治升平之祭。有太平之祭。聖人曰我主天。而衆之祭始息。聖人曰我不敢僭天。而衆之祭不敢先一人。聖人自爲謀曰。孰使予大川盈。大陸平。大物腍成。而小物毛烹。於是乎食人鬼之始播種。以配上天。食人鬼之始平道塗。以配於下地。食人鬼之聰明仁聖者於宮。後王曰社稷。瞽宗。以恩父爲綱矣。故恩及王父。王父以上統曰祖。其所居曰廟。其在禮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此禮之大成也。此言有異乎土鼓之祭其實升平也。其在公劉之四章曰。踴踴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於牢。酌之用匏。是時餼糧完具。始立國而祭也。又曰君之宗之。惟祭乃立。宗非祭則宗不顯明。是故公劉教民祭。而豳國之民無不尊其宗者。後其支者。大宗無不收羣宗者。謹求之春秋。必稱元年。年者禾也。無禾則不年。一年之事視乎禾。洪範稱祀者何。禾孰而當祀。祀四時而徧。則一年矣。元年者從食以爲紀。元祀者從祭以爲紀。其在周公報成王曰。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周所以始立國也。微子數商王辛之罪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上世方亂。猶祀矧商階升平之資乎。言辛所以災也。度名山川。升崇岡。察百泉。度明以爲向。度幽以爲蔽。搏土

而爲陶鑿山而爲礫。以立城郭倉粟宮室。高者名曰堂。下者名曰室。以衛鬼神屏男女。伐山之木。以爲之羣材。其百器。以寓句股。以求九數。其在於詩既景乃岡。以測知北極之高下。又曰夾其臯澗。遡其過澗。以順水性。則司空之始也。此其與百姓慮安者也。若其與百姓慮不安者。所以安安也。曰飲食之多寡。祭之數。少不後長。支不後宗。筋力者暴羸。於是乎折蘗析木而撻之。則司寇之始也。而聲問乎東西。而聲問乎北南。飲食之多寡。祭之數。少後長歟。支後宗歟。筋力者毋暴羸歟。皆必赴司寇而理焉。理之而無不威。故曰鞭撻夷撻六合也。謹求之書。皐陶爲士。其職也。後王謂之兵。兵也者。刑之細也。士也者。理也。有虞氏之兵也。其在洪範八政有司寇。後王有司馬。司馬司寇之細也。聖者曰。吾視聽天地。過高山大川。朝天下之衆。聳其耳目。心思辨佞之雄長。而戶徵其辭。使我不得獨爲神聖。必自此語言始矣。爰是命士也。命師也。命儒也。聖者至高嚴。曷爲習揖攘之容。虛賓師之館。北面清酒。推天之福祿與偕。使吾世世雄子孫。必變化恭敬溫文。以大寵之。豈懼其武勇之足以斂吾祭哉。誠欲以一天下之語言也。儒者出而語民曰。非特珪璧也。其積者齋栗也。而人莫不歡心。以助吾祭矣。不然邊鄙之祭。夫豈無私玉。儒者又出而語民曰。非恃干戈也。其積者和也。而人莫不出私力。以扞其圉。不然南畝之勇夫。夫豈無私兵。謹求之禮。古者明天子之在位也。必徧知天下良士之數。既知其數。又知其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所在。蓋士之任師儒者。令聞之樞也。令聞饗帝之具也。其在記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夫名士去國而王名微。王名微而王道薄。

故曰殺胎破卵。則鳳皇不翔。揜磨取憤。則麒麟不至。其在記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良士國之金玉異物也。草木厭之。而況金玉乎。魚鼈槁之。而況蛟龍乎。誠苦之也。名士之有文章。望國氣者。見其爛然而光於天。求之雅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其推天人之際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野有相慕用之朋友。而可薦於神明也。其衰也。賢人散於外。而公侯貴人之家。猶爭賓客於酒食。其大衰也。豪杰出。陰聘天下之名士。而王運去矣。謹又求之洪範八政。七曰賓。八曰師。賓師得而彝倫敍也。何以曰敍也。古之賓師。必有山川之容。有其容矣。又有其潤。有其潤矣。又有其材。王者之與賓師處。聞牛馬之音。猶聽金玉也。親塵土之臭。猶茹椒蘭也。其在記曰。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矣。其在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夫食貨具。則有馮矣。官師備。則有翼矣。祭祀受福。則有孝矣。賓師親。則有德矣。誠約彝倫之極。完神人之慶也。聖者曰。吾非多制以好勞也。多文以爲辯也。無政之曰闕。政不中之曰不敍。闕且不敍。中國必有不安者矣。夫如是。是枕嵩華而身衽曠土之原也。觀其制作曰成矣。求之春秋。則是存三統內夷狄譏二名之世。與三統已存。四夷已進。譏僅二名。大瑞將致。則和樂可興。而太平之祭作也。是故有禘。推五行得感生之天。主天帝而以人鬼配之。有宗祀。祠天帝於宮。而以父配之。練而齋。齋而盥。盥而祭。其在易。觀盥而不薦。有孚容若。禘之盛也。其在詩。瓊彼玉瓚。黃流在中。宗祀之盛也。文祖明堂。以壇之名。郊宗石室。以建之主。兼禮備樂。以存

之統升珪璫璧以崇之文九州四海以象之宮重植祀也有封祀求之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其在禮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封禪之盛也合此三者在春秋說曰以美陽芬香告於天猶告盛也有宮中祠昔在黃帝集萬靈於明庭萬靈者配太一者也在天官曰太一在禮亦曰太一在易曰太極昔在成王襲祖考之勤勞有周公以代制作法宜得爲太平世謹求之書有曰予沖子夙夜祗祀祗祀宮中祠之盛也其在後王服玉而延年宵中而禮馮几而候神則動過其物也然亦罔有咎於天使天下之老者自視如壯者使天下之壯者自視如幼者雖有積瘁之士沉思之民春如三春秋如三秋晝如九夏夕如九冬故國暇而能修民民暇而性命治聖人之以能有名號者有四象焉曰暇曰順曰雍曰嘉其在詩將欲以美公劉之功而總其意曰既順乃宣而無永歎其在禮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又曰達於順又曰順之實禮之終猶詩之始也求之書曰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其在詩曰有來雍雍言雍在下也雍雍在宮言雍在上也灑掃嘉宮庭之道也朝曰嘉旦晝之道也夕月嘉莫夜之道也玉色而絲聲嘉后妃之道也無夢也有夢則太人以占嘉寢寐之道也其在禮曰以嘉魂魄是爲合莫方祭而有嘉也謹求之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遂終言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謹又求之禮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必知其情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聖人治人情必反攻其情以已治之聖者有情與曰微矣至清以有神至和以有精至靜以有形至澹以應羣靈至沖虛以應兆人故遂終言之曰心

無爲也。以守至正。無爲本太一而已矣。天下雖有積瘁之士。沉思之民。其心疾可得而已也。上帝萬靈可得而晝夜通也。是故有善可得而薦也。有命可得而受也。有作可得而合也。然則絕地天通。非歟。胡爲其非也。聲以色猶不欲而粦神人。其爲聲色也大矣。先王惡其驚民也。非太一之謂也。夫如之何。而可以極言聖人也。曰。盍游乎淵然不瞬之中。置乎肅然清靜之上。端端乎遇聖人焉。謹求之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極之矣。極之矣。夫如是。則謂之能天。天也者。福之所自出也。書有五福焉。詩稱百福焉。稱萬福焉。皆能天之義也。

宋先生述

君姓宋氏。諱璠。字魯珍。浙江嚴州府建德縣人。曾祖載。祖紀勳。父圻安。選拔貢生。自祖以上。仕否及妣氏族。俱未詳。弗可述。君幼以孝聞。力於學。其治經也。總羣書並進。天旦而起。漏四下而寢。不接賓客。瘁志纂述。大書如棋子。小書如蚊腳。墨書或濃或澹。朱書如桃華。日罄五七十紙。如是者不計年。當可得百餘萬言。局一敵箱中。不知果成書與否。又不知欲成何等書。身後無可問者。嘉慶七年。以選拔貢生來京師。主刑部員外郎戴公家。以戴公薦。來主吾家。訓自珍以敬順父母。舉嘉慶九年順天鄉試。十五年歲庚午卒。年三十三。無子。浙中傳君晚年信疑龍家書。遷家兆。手一卷書。督舂鍤。有白眚起地中。觸君身而死。其誣

與。其有之與。吾家自賓客羣從逮老僕婢。至今皆稱之曰宋先生。嘉慶丙子春武英殿校錄副榜貢生弟  
子龔自珍謹述。

擬上今方言表

臣自珍言。臣在京師。造今方言書。徂江之南。逾歲而成。首滿洲。尊王也。臚十八行省。大一統也。終流求高麗。蒙古喀爾喀。示王者無外也。民之所異於禽獸也。則聲而已矣。人性智愚出於天。聲清濁侈弇鴻綱出於地。每省各述總論。述山川氣也。氣之轉無際。際庠氣者有際。寸合而尺徙。尺合而咫徙。故府州縣以漸而變。不敢案也。董之以事部。之以物俾。可易攷也。天道十年而小變。百年而大變。人亦小天古今朝市城邑禮俗之變。以有形變者也。聲之變。以無形變者也。擅擇傳記。博及小說。凡古言之存者。殫於下。方知今之不自今始也。及今成書。以今爲臬也。音有自南而北。東西者。有自北而南而東西者。孫曾播遷。混混以成。苟有端緒。可以尋究。雖謝神瞽。不敢不聰也。旁采字母翻切之旨。欲撮舉一言。可以一行省音貫十八省音。可以納十八省音於一省也。臣又言曰。三皇之世。未有文字。但有人聲。五帝三王之世。以人聲爲文字。故傳曰。聲之精者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聲與言。文字之祖也。文字有形有義。聲爲其魂。形與義爲體魄。魄。魂。具而文字始具矣。夫乃外史達之。太史登之。學僮諷之。皆後興者也。是故造作禮樂。經略宇宙。天地以是靈。日月以是明。江河以是清。百王以是興。百聖以是有名。審聲音之教也。

知歸子讚

懷歸子曰。震旦之學於佛者。未全於我。知歸子者也。佛之徒。吾能言之。大都夙生所造。糾纏至煩重。其生也。必抱民生絕幽苦之一境。所苦不同。要皆古今无比。例語言文字所窮。以爲其根本。於以束其靈異智慧之心。而不得試於外。則尙不知有佛也。乃遁而之于恫恍曲屈。淒異幽靈孤譎之一境。語言文字所窮。以爲其徑竇。久而自知其不得以試於世。乃姑蓄之。而伴與世謀。於是食萬斤之牛。建摩天之旂。以號於天下曰。吾當卽世謀。自義炎以來。文字无不受也。日星河海之行。帝王妃后。臣宰農工。徒隸之法。无不籀也。當世人民。鳥獸龍魚。蝨蟲之情狀。无不隨也。身命色力。畢耗於是。久而自思其何所返。且求諸外。且索諸內。皆不厭吾意。於斯時也。猝焉而與其向者靈異智慧之心遇。遇而不逝。乃決定其心。蓋三累三折之勢。知有佛矣。之人也。設震旦之人。從而尸祝之。則徒能見其中央而已矣。其學於佛也。又以其十之四習密部。以祈其災。而澹其憂。其爲第一大事謀。十之六耳。惟知歸子不然。初亦不然。中亦不然。終乃愈全。豈非大菩薩度世示現者哉。合十翹誠而製讚曰。有美一人。不可測。色究竟大三昧出。示來震旦。往淨域。眷屬如意。名聞昌。衆生大福。一身當之人。尙然思故鄉。汝何人斯戀一方。重曰。有美一人兮。青蓮之華。美人思我兮。無以爲家。嗚呼我如肯思兮。亦既有家。

定盦七銘

樓所居以輔名字。古未之有也。雖然古文變而篆。大篆變而小篆。小篆變而隸。則若是已矣。余猶爲之。且系以七銘。

枕之銘曰。以蛇而去蛇。安眠者如是邪。

鐙之銘曰。如擎油滿。中不動。無所棄。

研之銘曰。十二煩惱汝志之。煩惱俾汝志也。

眼鏡之銘曰。潰者利逼。心光之則。

孟之銘曰。惜於水。淳於孟。不淳汝智。孰惜汝智之枯。

坐之銘曰。天九萬。淵九萬。尼汝於一翰。

一切處之銘曰。不送汝。矧逆汝。煩惱身亦委蛇而畢汝。

### 與江居士箋

別離以來各自苦辛。榜其居曰積思之門。顏其寢曰寡懽之府。銘其凭曰多憤之木。所可喜者。中夜皎然。於本來此心。知無損已爾。自珍之學。自見足下而堅進。人小貧窮。周以財帛。亦感檀施。況足下教我求無上法寶乎。人小疾痛。醫以方藥。亦感恩力。況足下教我求無上醫王乎。人小迷跌。引以道路。亦感指示。況足下教我求萬劫息壤乎。別離已深。違足下督策。掉舉轉多。昏沈不甦。至於手教。慮信根退。想戲弄之言。

自珍久不見有信根。信是何根。根何云信。本來如是而已。何況有退失邪。重到京師。又三年。還山之志。非不溫縈寤寐間。然不願汨沒。此中政未易。有山便去。去而復出。則爲天下笑矣。顧彼語言。簡文字。省中年之心力。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皆有。皆成彰彰。水河容拒之哉。萬一竟可還。還且不出。是亦時節因緣。至爾。至於與人共爲道。夙所願也。寢負至今。雖遇聰明貴人。祇宜用一切世法。而隨順之。陳餓夫之晨呻。於九賓鼎食之席。則叱矣。懣寡女之夜哭於房中。琴好之家。則諍矣。況陳且懣者之本有難言也乎。行願品久收到。圓覺疑聞蘇州刻成。前約所云不忘也。當自致貝居士。伏惟吉祥。不宣。癸未六月二日自珍和南。

戒將歸文

予幼遭厥心疾兮。背吉祥而誓馳。下上無所泊於天淵兮。結靈光而內回。民奠予于衆所食兮。予竊眇以吟呻。殺類草於旁秋。斥吟華於上春。予幽幽以自嫖兮。非衆磨之能穴。恥列炬之平然兮。非孤光之所逼。塞萬歧之恆由兮。乃澹然而怒出。精炯炯其獨寤兮。物溫溫其燭楹。拂清輝而不御兮。嫌太陰之尙墮乎形。忽皇皇其悲無依兮。客迭索而無贈。婢衆心以爲才兮。亦聊棲而強定。久浮浮而變化兮。羌卽事而成逕。入屏處而自探兮。乃大哀而亡命。嗟微塵之不九竅兮。驅匠灝而宅之。造亭亭之高宮兮。接玉女於雲涯。蘇予息之奄奄兮。未成象而目眙。諒空蒙之不我構兮。陳文言以遨嬉。舍芬香而誰御。覓澄照以長辭。

恣毀桀以譽堯兮。冀萬福之登來。駭制作於三皇兮。予又勇乎瑕疵。蟲孤義之俯天兮。無譬喻以詞之。散餘懷而之形骸兮。乃瞬睨而側頸。絕千載而蘇一笑兮。亦斛淚之所孕。萬常不得安居兮。再元黃之紆紆。諒鬼雄之弊濁兮。終結懟而徒勤。嗇靈怨之沉沉兮。條予到乎名言之外。轉圓常而大觀兮。曾不立乎一義。玉女乃召予高雲兮。音琅琅其詔予。汝奚隆于狂慧兮。非出離之所塗。館汝以寒春之宮兮。從無愁之攸居。汝東游見毒龍兮。龍族曾不醉汝乎酒。西見宛宛之弱妃兮。又嬌憐而諄。汝義何孤而非繁兮。情何子之非儔。予東見童蒙兮。顧威孔神。營百淬之美心兮。祭以媚天。西見傘雙兮。曰禍福在予。貢繚戾之遽清兮。亦伺人而闇投。其佐戍律兮。分神化軀。棲人隄兮。據人剗尸。神笑逆兮。肝靈怒。悅神明之一霽。夜秋秋而亂語。何智可摧兮。何思能降。龍夔夔以怒心。電惶惶以收風。玉冰冰兮。无愁。愁思不可以久淫。汗淫淫兮。既雨。戕思林兮。伐智樹。放聰輪兮。黜明御。歸來乎。歸來乎。泊兮。吾以寤。重曰。心疾之構。光景聚兮。屏營寂忽。无適主兮。百愁往來。召羣苦兮。匪智匪道。逢玉女兮。久游不歸。慈所牽兮。空首稽首。禮則真兮。而今而往。得所門兮。而將誰與游。而何歸之休。而甯汎汎以湛浮。迨爾靡有言兮。

### 發大心文

震旦苦惱衆生。某稽首盡十方三世諸佛前。伏以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我今得少善力。得生人中。正像云遐末法現在。欲報大恩。須發大願。依經論說。行是車船。願是馬轍。有船無轍。難可到也。我自諸劫以來。佛

加被我。佛教誨我。佛憶念我。我有眼根不見。耳根不開。意根不覺。流轉生死。旋出旋沒。至於今生。今生更遲。何生可待。父母生我。善友教我。一切有情。咸加被我。況自諸劫來。若父若母。若眷屬。或生天中。或生人中。或生畜生中。地獄中。我若不以今生坐大願船。自鼓願楫。盡諸後身。終成蹉忽。負恩無極。是謂枉得人身。虛聞佛法。是故欲修檀者。發心爲先。欲修羼提。發心爲先。欲修尸羅。發心爲先。欲修毗梨耶。發心爲先。欲修禪那。發心爲先。欲修般若。發心爲先。我今先願斷種種心。何謂種種心。瞋心差別有三。曰樂世法心。曰羨慕心。曰憶世法心。癡心差別有五。曰善感心。曰纏綿心。曰疑法心。曰疑因果心。曰憍沈心。有境相應行心。有非境不相應行心。若廣分別言。則有八萬四千塵勞。皆起一心。我今誓發大心。凡生人倫。受種種惱。大心菩薩。深知因果。各各有故。略可設說。脫令我今世適發善念。欲入正受。卽有魔事。不得成就。便當知前生善根微淺。憍善友故。脫令我今世出誠實言。而以愬人人反譏笑。便當知我前世信根微淺。不聽它言故。脫令我今生多受浮言。無情淺夫。或用見成言說。而成謗論。便當知我前世處境亨泰。但能坐議。不察人世一切真實煩惱故。脫令我今世於人有禮。人見凌侮。便須知我前生忍辱根淺。或加報復。或喜我慢。今迴報故。脫令我今生如孩如提。純取真初。而以待人人相機詐。受種種惱。便當知我前生閱歷太深。厚貌深中。今受報故。脫令我今世既招謗議。復值嫌疑。難可解說。便須知我前生坐於堂上。身爲理官。但據形迹故。脫令我今世自細及巨。萬事萬狀。不得擇

術直行。如頭欲前而足欲後。便當知我前生直截如意。平生處置。數言可了。不知它苦故。脫令我今世進身坎軻。橫見貶抑。便須知我前生僥取榮利。貪賂罔法。不畏人王。不恥嫫笑故。脫令我今世種種處置。雖竭仁智。終無善局。便須知我前生害他。眷屬累其一生故。脫令我今生於世間愛樂。百求無遂。凡所施作。垂成忽敗。便須知我前生於它。若有仇。若無仇。一切破壞故。脫令我今生遇有惡緣。未可明言。便須知我前生誤作媒翳。害它人故。脫令我今世受無量冤讒。無量憂泣。不可明言。便須知我前生順遂享福過故。脫令今生遇兇人暴辱。如豺虎行。便須知我前生無禮以凌人故。復次諸佛。我若後身。仍生人倫。或生此世界。或生餘世界。依維華普賢說。東南西北世界。東西南北四角四界。上方下方世界。乃至盡毗盧遮那海世界。皆當發心。而正思惟。如遇它橫逆。應正思惟。生安受心。遇它機械。應正思惟。生憐他心。遇他作惡。應正思惟。生度他心。遇他冥頑不忠不孝。不存血性。於家於國。漠然無情。應正思惟。生感動他心。遇他遏抑我。噬負我。皆正思惟。而生憐他心。遇他頑癡。應正思惟。生敬他心。遇它妬忌。生讓它心。遇它醜惡。應正思惟。生愛它心。乃至見他十惡五逆。亦將我心。置他胸臆。而替他。想生種種憐他心。有他心度他心。乃至一切施不如願於我。我皆如是思惟。此我夙業。今生幸已受報。已償已訖。生自慶幸心。復次諸佛。我若後身。仍生天倫。若日天子。若月天子。若星辰天子。或生忉利天。或生須臾摩天。或生四天王天。或生它化自在天。乃至生諸梵天。乃至生五不還天。生色究竟天。皆當發心。憶見衆生。照見衆生。我生天上。入於內院。

值補處佛已降時。最先請佛說法。佛涅槃時。受我最後法供。如純陀事。佛祐弟一。當念世人不值佛世。或又遭遇滅法人王。我皆衍佛法緒。而以度之。我生天上。身有千頭。頭有千舌。舌有千義。氣足音宏。辯才弟一。當念衆生冤枉蹇澀。若忠臣若孝子若賢婦孝女奴僕。種種屈曲繚戾。千幽萬隱。我皆化身。替他分說。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威德自在。尊嚴弟一。當念衆生賤苦。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寂然安隱。得諸三昧陀羅尼門。定慧弟一。當念衆生。或困色陰。或困想陰。種種傾倒。我施安隱。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壽命弟一。當念衆生。朝有夕無。哭泣相續。我施壽命。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安居弟一。當念衆生。或涉大水。而困濤波。或從高山跌落。不得至地。心怖神飛。我當化身空中。爲其接住。而以度之。我生天上。調適弟一。當念衆生。生惡毒瘡。種種苦病。或遇刀刃。或落半頭時。或斷手脚時。或剖腸胃及兩眼時。求死未死時。我皆分身。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潔淨弟一。當念衆生。在於地獄。既受無量痛苦。仍在沸屎。受無量穢。我皆不憚親往。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慧照天人。多聞弟一。當念衆生。少見寡聞。於一切處。自疑自駭。我當令其到心皆平。而以度之。我生天上。久遠超出。因明內外五明。神明弟一。當念衆生。小聰小辨。世法多聞。或困名身。或困句身。或困文身。傾倒日夜。我先化身。令其成就。然後解脫。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春吐梅檀氣。夏吐芬陀利氣。秋吐蘭氣。冬吐須曼那氣。身長由延端正。弟一。當念衆生。現富單那形。鳩槃荼形。夜迦形。或人生中粗弊如畜。福力輕微。或生疣贅。五官不全。同倫譏厭。已亦厭苦。我當巧術。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八萬四千微妙侍

女來相親娛。著微妙衣。出微妙聲。或以攜手爲極樂。或以相笑爲極樂。當念衆生困於羶重。慾欲不知厭苦。復有慧根男女。想陰熾盛。生諸疾病。種種羶細境界。我皆化作色身。爲其成就如願。然後解脫。而以度之。我生天上。供養第一。當念貧窮衆生。我以法力。取龍宮寶貝。或美衣食。而以度之。復次諸佛。我若度人。當發大願心。先度此生父身。母身。眷屬身。再度曠劫以來不可說不可說父身。母身。眷屬身。又當度此世一切知識我之身。又當度曠劫以來不可說不可說知識我之身。又當度曠劫以來至於此世。與我有仇有怨之身。乃至遍度曠劫以來。至於今世。若因緣。若增上緣。若等無間緣。若所緣緣。若有情而作緣。若無情而作緣。人所不見。天眼乃見之身。依首楞說。十二類生。各各入其類中。而說法要。而化導之。雖有化導化身勞苦。我實寂然。不出於定安坐。本所不離三昧。身心如故。凡此所願。我實誓發。無虛誑心。所願佛加被我。佛證知我。佛提撕我。佛成就我。使我盡此一形。乃至千形。萬形。無量形。盡諸後有。無凡夫障。無小乘障。無中乘障。無外道障。無魔民障。無魔王障。正念相續。正願相續。正知相續。正見相續。正行相續。我盡諸身。若毛髮。若肝腦。若頭目。而以作供。不作爲報。我雖化身。橫盡虛空。豎盡來劫。作其塵沙。一一沙中有一舌。一一舌中出一一音。而以讚佛。不能盡也。又以化身。豎盡來劫。橫盡虛空。作其塵沙。沙中一一舌。舌中一一音。而以勸人讚佛。不能盡也。世界無盡。佛力無盡。衆生無盡。一切法無盡。我願亦無盡。

